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唐崇荣)

目录:

周序

一、 自	
由.....	1
问题解答	
二、 民	
主.....	29
问题解答	
三、 人	
权.....	63
四、 法	
治.....	89
五、 结	
语.....	129

周序

这本书以基督教的神学为出发点，替民主与法治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

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大陆、台湾或香港，都难免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当“民主”是一崇高、抽象、理想化的观念时，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它吸引，可是要把这抽象化的观念落实，却不容易。

六四事件后海外的民运分子在组织政党的过程中，发现意见纷纷，合作起来不易。民主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混乱，若要民主而不乱，民众必须有高度默契，便是有共同的伦理标准来衡量法律、政治制度、和政治家的人格与行为。如何建立默契？需要有道德的权威。

这一代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已对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失望，失去了道德、权威。同时我们看见大陆数以千计的草根群众已归向了基督，而六四事件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也归依了救主，包括不少在海外留学的民族精英。等到大陆基督徒的人数成为人口的百分之一时，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理论，就可开始发挥其功效，渐渐成为中国的道德、权威，使民主而不乱的政治体系在中国由梦想变为实际。

唐崇荣牧师是近代最有深度的思想家之一。若要研究基督教如何帮助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政治体系，笔者鼓励读者首先阅读此书，让此书引导您把中国前途与您自己永恒的灵魂，一齐带到造物者的施恩座前。

周功和

1991年3月4日

一、 自由

这四个晚上我们要谈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正好很适合台湾现在的需要，可是这个题目并不是最近才定的而是去年就定好的；可见这是主为我们今天这个神学讲座定的，不但是为台湾，也是为香港定的。我在香港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似乎有些过时，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讲过这个题目；其实这些题目永不过时，因为每一个题目，如果从上帝的思想来想，都是超越时代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上帝的道和智慧来光照。

有人说：“何必拿这些不属灵的题目来谈？华人教会这几十年来都不在讲台上谈这些

东西了，这些是政治家谈的，怎么会是基督徒谈的？”那么基督徒谈什么呢？一天到晚谈天堂吗？不！圣经不但给我们属灵的架构、属灵的福气，圣经也给我们属灵的眼光，用来看透万事。

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能按上帝的思想去思想，如果我们从被造而有理性，而如果理性能符合神的真理，那么我们这个理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一个正面的信仰。神要我们按他所想的去想，神虽然给我们每个人某一些创造性，但如果我们的创造性不归回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理性不归回真理的主，这个“不归回”就使我们的理性变成理性的浪子；而理性的浪子严格说起来就是不信的基础。当一个人的理性没有归回真理的上帝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宇宙性的浪子；当一个人归回真理的上帝时这个归回就是整个信仰的方向，当然信仰比这个更高超、更广泛、更深入。

有一个神学博士同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For me ,faith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reason.”（对我而言，信仰是理性的延伸）；我说：“不！如果信仰只是理性的延伸，那么你的理性可能变成信仰的基础，那是很危险的！”我认为“Faith is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reason.”（信仰是让流浪的理性归回真理），理性归回真理、顺服真理才是真正的信仰。本来我去年应当来这里讲《信仰、理性与真理》讨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后来主不许可，所以没有成就，今天我就把其中的要点归到这个题目来谈。

1、自由的本质

神是创造者，而在被造界中间，惟独人具有被造的创造性；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所以神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根源，神里面所有的一切就成为我们形象样式的样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样探讨自由这个大的题目呢？神是自主的，所以人才有自由，这样说来，人的自由是神的自主一个影子、一个表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自由，而这个自由这么伟大、这么深入、这么超越，以至于连康德都不敢随便谈论自由。

康德认为一般人对自由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糊涂、非常卤莽、自以为是的了解。康德把自由、上帝与不朽这三件事放在那个本质界（Ding An Sich）的范围里面，不把自由放在现象界，而是放在本体界（the noumenal world）那是纯理性的范围所不能够到的地方。在本体界只有三样，那就是“上帝、不朽、自由”。自由是在本体界的东西，所以这不是人的纯理性有办法去探讨去明白的事情。如果两大哲学家康德都把自由看得这么深入，这么超越的话，我不知道今天这么多的人，口里讲着自由，他们到底对自由了解多少？

纽约有个自由女神像，这个女神像是法国一个小自由女神像的放大，然后从法国送到美国去，就竖立在纽约港口的一个小岛上。这个自由女神像的构想，曾经透过艺术表彰出来，法国有一个大美术家叫 Delacroix ,他曾画一幅画，描写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位女神正在向前走，引导整个革命的动向，那些士兵为争取自由，即使流血、牺牲、受伤、死亡，都不惧怕也不退缩。那个自由女神向前冲，把整个人类带到更自由的地步。那时法国正产生一种叫“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的运动，而那时代的这些自由思想家都站在一个反信仰、反宗教的立场来讨论自由。所以盼望基督徒谈自由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尊重自由，一方面要真正明白圣经中所说的自由是什么，一方面我们要很严肃，不随便借自由之名而犯罪。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自由！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如果没有自由宁可死，但当他年老断气以前却说：“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从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的架构里面讨论自由，我们是从神的道来看什么叫自由。回到“自由的本质”与“自由与神自主之间的关系”来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因为神是自主的上帝，所以他创造一个有他形象的人，使人也有自主性。上帝说：“我是主”！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自显，也是真理的自体，这位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的自启，就使我们明白他是谁。（The self-manifestation,self-revel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personal truth ,God Himself,introduces and reveals Himself to man.That is the reas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an's knowing who God is.)

上帝说：“我是主”！因为他是主，所以他能说他是主，他讲的话与他的本质是一样的。神的启示和神的本体中间根本没有距离，否则的话，神是说谎者，吹牛者。神是真理的本体，所以神的自启就把他自己的事实和他自己实体的本质讲出来，所以神说：“我是主”！而人象上帝，因有他的形象和样式，但人若象神那样说“我是主”，便是与上帝主权冲突的开始。当上帝决定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已经把造物界与被造界之间的这一个危机放在那里了。换句话说，神做了一个很冒险的行动，他创造了那些也要做主的人，懂吗？如果你不懂，等你有了孩子以后，当你发现：岂有此理！小子怎么可以反老子！那时候你就会懂了。当神决定创造一个有自由的人的时候，他真是冒很大险，当然，这是用人的名词讲的，其实圣经并没有这句话。

上帝说：“我是主”，而人像上帝，所以人最多只能说：“我象主”，不能说：“我是主”。当我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自由形象而不是自由的本体，我们有真理的追求，但我们不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有良善的向往，但不是良善的本体；我们有圣洁的目标，但不是圣洁的本体。这是在别的宗教没有办法谈也没办法明白的，只有在基督教的道理之中才可以看见这种关系，今天许多非基督徒根本没有摸到什么是基督教，就随便攻击基督教，而更可怕的是连基督徒自己也不明白基督教是什么，随便见证。

我应当象主，但我不是主；因为我象主，所以，我象神的自主一样有某一些的自由，但这自由和神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受造与创造者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ure and the creator）。因着我与神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不能站在神的地位，如同神一样讲话，因为那是冒犯、那是亵渎、那也是堕落。“象上帝”是伟大的一句话，也是很危险的一句话，“我要象上”这句话应当是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柏拉图说：“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要象上帝。”这是普遍启示当中，哲学家、思想家所说最伟大的一句有关人生目标的话，那是向至高者的向往。我们一切追求、奋斗的意志以及我们所有的牺牲，其总目标，就是“要象上帝”。柏拉图不是基督徒却能讲出这句话来，真是很难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象上帝”也变成撒旦堕落的原因，从圣经来看，撒旦堕落的起点就是在于他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岂不是非常矛盾吗？其实，神要我们象他，这个“象”是在神安排的旨意里，本质相异中的象。而不是跳到神位置的那个象。“象”不等于“是”，这两者之间有本质性的差异，本质的差异是个绝对存在而不可忽略的事情，据此我们才能正统的思考一切有关与人性里隐藏的丰盛。人的自由与神的自由既然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人的自由到底是怎样的自由？人很自由吗？是的，人比万物都自由，人借着理性可以超越他在肉身里的物质限制，而去思想许许多多超越肉体限制的事情，这是思想的自由。人借想象可以超越那现实的世界，去架构一个很奇妙的、很特别的世界，在其中享受想象界的自由，我小时候很遗憾没有一种自由，就是没有做梦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做梦的自由，我们的生命就有三分之一很好过了，今天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当总统，明天晚上梦见自己当太空人……。但是我们连做梦的自由都没有，明明想要作好梦，却梦见被老虎追。到底人有没有自由？我们醒起来的时候，借着想象，借着理性，借着诗意的表达、哲学的思考、文学的描写、实际的运用，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发挥里面还没有达到的东西，但这不能带到梦中去，这是一种白日梦。

我们不太自由，但也很自由。上帝造人连身体体态的结构、重心的安排、人行走的姿态、手脚的发挥……等等，其自由的地步，是没有任何别的动物可以相比的。单单研究人体这个艺术、人体的可能性，你就可以写几百本几千本书，从建筑学一直到芭蕾舞，从马戏团一直到弹钢琴，我们里面的可能性、潜在能，我们自由发挥的可能性是多么高，连我们的性

生活都比任何动物自由，因神造了一个特别的体态，非常特别的功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感谢上帝把人造成一个这么自由的活物。人在肉身中间受物理的限制，人在肉身中间受地区的限制，人在肉身中间受历史的限制，人有许许多多的限制是无可否认的，但在肉身中间有这些限制的人，仍然可以享受超过物理界、自然界里面所有动物所有的限制，来自由自在地发挥许多人性里面潜在的东西，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的自由却不是绝对的；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和放纵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以下就来思考自由的几个性质：

2、自由的特性

第一， 自由的限制性——为什么叫自由的限制性呢？因为自由的本身一定要保存自己自由的本质，而它的本质中间不能与非自由的其他东西混杂，这叫作自由的限制性。当火车在轨道上跑的时候，它可以尽量发挥它机器的功能，它可以自由自在的快慢，但是它不能有越过轨道的自由，越过轨道的自由就是违背自由的自由、就是危害自由的自由、就是结束自由的自由，那不是自由，那是自杀，自杀的人都用了自由，因为没有人杀他，但当他杀完了自己以后，他的自由就跟他的自杀同归于尽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不自杀的自由了，这叫作自由的限制性。

有人说自由就是无拘无束，不应该有所限制，如果自由是毫无限制，那叫野蛮、放纵、糊涂、，那不是自由，那是没有方向的乱来。自由是有限制的，因为自由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与责任发生关系，所以自由就在责任里面找到了它的限制。圣经从来没有随便剥夺人的自由，神也不随便轻看人间的主义，但是神也很清楚的给自由画了一个界限、一个篱笆，让你走到那边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过是人。我们是人，表示我们比万物都高超，“我们不过是人”则表示人上有神；当我们真正体会到自己不过是人时，我们便在神与物之间，在天与地之间，找到我们的本位，也欣赏我们的本位；而这个本位有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个方面。

当我向下看，看见原来我们在万物之上，感谢主！我是人。当我向上看，看见我要向神负责，原来我不过是人。如果你不懂向下看，只是向上看，可能产生一个错误的、堕落以后的误解，那叫作自卑感、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如果你不懂向上看，只懂向下看，由于堕落以后的罪性，你可能产生一个自高感，或叫自傲情结（superiority complex）；

无论自高或自卑，从你原位中间出去，在神的眼光看，都叫做堕落。堕落不一定是向下，堕落也可以向上，当你夜郎自大，不与神相比，你可能会把自己当作上帝；当你没有正统的真理来启示你当怎样相比，你也可能把自己当作万物中间一个非常卑微的虫一样，这样就变成自卑、自暴自弃。在正确的人论中你能真正明白你是谁，当你与神与物相比，有神的真理引导你，你发现你不过是人，但你却在万物之上，你向神负责，却靠震管理万物，你找到你自由的界限，你也找到你自由的享受。你是自由的，不过你的自由是有限制的。

第二， 自由的矛盾性——当你有了自由以后，你就在自由的中间侵犯了你自己的自由，在自由的中间你就减少了你的自由。现在有两个女孩子，都可能成为你的未婚妻子，成为你未来的家庭主妇、你终身的伴侣、你美丽可爱的太太，其中一个很聪明，鼻子却塌了点；另外一个很漂亮，美若天仙，头脑却差了一点。你祷告了好久，一直没有答案，你等圣灵来感动，你似乎总是对漂亮的比较有感动，怎么办呢？当你还在彷徨、未决定的时候，你还很自由，却是很痛苦的自由，你盼望把这个人的鼻子换过去，或那个人的头脑换过来就好了。在这个很难作决定的自由选择中间，你是在限制中间、在矛盾中间有自由的，而你的自由就面对了矛盾。自由是很奥妙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想过这些东西，只是没有把它整理出来。一旦你决定了选择那个鼻子短一点的，除非她说：“我不要”。否则你就马上失去了自由，所以为了保有你的自由，最好她拒绝你；那些被拒绝的不要伤心，因为感谢主！这样你还有自由。如果她说：“是啊！我早就等你了，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清楚知道是主引导你来的。”而这个引导就把你和她拉在一起，这时候你的自由就结束了。你若再去看看那个美若天仙的，你愈看愈不自由，因为你已经自由过了，自由过了就不再自由了，这叫作自由的矛盾性。

第三， 自由的相对性——为什么自由是相对的呢？因为自由有一天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所以自由就不能够逃避神的作为和神最后的权威，所以你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你的自由是相对的，俄国著名小说家 **Dostoevski** 在《The Brother Karamazov》（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句话表达一个怒吼，发挥了人里面的野性，这是人犯罪以后拒绝交帐、拒绝负责的一个挣扎。“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没有上帝，我就更自由了！”你不要在“如果”里面自狂、自呆、自醉。你不要在“如果”里面欺骗自己，说什么：“如果我从前没有和她结婚……”、“如果没有上帝……”等等，上帝不会因为“如果”就不见了！上帝不是因为人推敲他存在才存在，也不是因为人证明他存在才存在；神的存在不是人证明结果，神的存在是人能证明的原因；神的存在不是人信的结果，神的存在是人能信的基础，神不会因你信他才存在，也不会因你越信他就越存在；神也不会因你不信他就不存在，你的变化不能影响他的不变，而他的不变要审判你的变化。照样，那永恒的神，他绝对的主权要审判这相对的自由，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天都要显明在他面前，所以《传道书》十一章 9 节告诉我们：“少年人哪！……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这表示神尊重你的自由，最后的总意就是要你敬畏耶和华，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最后都要站在他面前受审问，这表示自由的相对性。

John Stott 提到一件事情，起先我吓了一跳，后来我深深思想，觉得有道理，他说：“连上帝的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如果连上帝的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那到底有没有绝对的自由？他说：“神也不能犯罪。”所以他没有犯罪的自由。那么神的自由是绝对或非绝对的？我不用他那句话，我很尊重他的神学思想，我很尊重他为信仰所作的争战，以及对神的道所作的发挥。但我一定要很严肃的把自己的信仰交代清楚。**John Stott** 说神的自由也不绝对，而在我自己的思想里，我认为神的自由是绝对的，而他在自由的中间也懂得怎样把他的自由和他的本性作了一个绝对的调和；所以神的自由没有违背他的义、爱、圣、善，这些伟大的神性本质，神的自由在神的圣洁里面受圣洁的限制，神的自由在他的公义里面受公义的限制，神的自由在他良善的里面受良善的限制，神的自由在他爱的里面受爱限制，神如此把自由降伏在自己其他的本性里面，这个调和还是神自由的自由，是他绝对的自由。这样人的自由就与神的自由不一样。人的自由是相对的，神的自由是绝对的。

第四， 自由的危机性——自由如果没有被真理约束，就变成一个极大的破坏行动，自由同其他所有人性中最高的神形象里的本质，都是含有危机性的。神把创造性放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的创造性含有危机；神把自主性放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的自主性含有危机；以此类推，所有神形象中人潜在的某些本质都含有危机。当一个人误用自由的时候，他就在自由中成为抵挡神的、与真理隔绝的人，成为放弃长子名份，走到堕落地步的人，所以自由是有危机的。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很深刻的思想什么叫自由。

康德说：“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Is it true? Freedom means: I want to do everything and I can do it?）如果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如果这就叫做自由，康德说，这种思想就太肤浅了，所以他反过来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康德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这才叫做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那是野蛮粗鲁，放纵情欲，就如：我要烧国旗就烧国旗，要锯旗杆就锯旗杆，要打你就打你，要杀你就杀你，这一类的行为，并不是自由，而是无法无天，是乱来。但是，当你发现你生活中有什么事情你做错了，你说：“我不做了，我不要再做了！”而你果真就能不做了，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很微妙，许多自由原先都是在中性的选择中间，可是等到你做了，却发现并非中性的时候，你便没有办法放下，那便是损害自由的自由，不是真正建立自由的自由。你应当懂得分辨那似乎是自由的假自由，和那带到真自由的不大自由，二者之间的分别是什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如果肆无忌惮的吃了一碗又一碗，愈吃愈多，结果呢？裤带一格一格的往外松，最后连裤带都不要了，难道这就自由了？裤带是自由受限制的记号。你

不要受限制，结果变成大胖子，走路就不自由了，这叫做自由的不自由。你吃得太自由，走路就不自由了，为了生活很自由，吃的就不要太自由。康德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这就是不受捆绑的自由，不受那些因错误的自由所产生的结果所捆绑，才是真自由，很奇妙。现在很多青年所要的自由，是他将来没有办法挣脱的捆绑，所以他们所说的自由是表面的自由，其实质却是捆绑，那不是真自由。而真自由可能产生反面的果效，表面好象是限制，其实却是真正的释放。你抽烟的时候你很自由，但你要戒烟的时候就很难，那就不是真自由；吸毒的时候你很自由，开始抽大麻的时候你很自由，但是当你要丢掉它的时候，它却不让你丢掉，你才知道那不是真自由。凡是你很难挣脱的、损坏你的、玩弄你的那些恶习，起初给你十分自由自在的快乐，那都是假的，在这方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论到自由的时候，先把这世界的现象用一句很特别的话讲出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用真理来谈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耶稣以“实实在在的”这句从真实者、真理者的本体所讲出来的话，对自由作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人总以为当他正在犯罪的时候，就是在运用他自由，而耶稣基督说，当人犯罪的时刻正是他结束自由的时刻，正是他把自己放在奴役之下的时刻（The time you are enslaving yourself）。

3、自由的真谛

第一，自由与意志有关，所以自由变成意志的一个动向，也是意志的一个本能的表达。但是，当意志没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时候，这个意志就不能保证它的动向都是自由的，这样，那一个控制意志的力量，可能成为意志的拦阻，也可能成为意志自由的一个保障、保证。关于这点，改教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和改教家，这两者便产生了一个很正面的无可避免的冲突。Erasmus 这个与马丁路德同时代的人文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叫自由意志，当他写完此文时，马丁路德拿去一看，大摇其头，马上拿起笔来写了另一篇文章，叫《被奴役的意志》。他说：“不！那不是自由意志，那是被奴役的意志”。（No! That is not free will, that's the bondage of the will）不是意志有自由，乃是自由已经受捆绑，意志已经在这个奴役的状况中间，这是基督教在改教时候发现的一个有关人性的极大的真理。因着这个了解，和罪带来的堕落与历史上堕落的事实发生了关连，所以基督教可以在整个处理社会的问题上提出一个最能发挥真理的答案。我告诉你，今天的政治家如果没有从圣经来看真正的人性是怎么样的，他们无论怎么搞，都没有办法把世界搞好。

二十世纪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创造性不太厉害，我被生在二十世纪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分析二十世纪有点不大满意，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人没有什么骨头，因为二十世纪变成了十九世纪的玩具。十九世纪产生了许多思想动态，许多意识形态，而二十世纪就变成他们思想的一个实验的场所。存在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实证主义也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神死的哲学从十九世纪开始，共产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从十九世纪开始。二十世纪如同十九世纪的奴才一样被他们玩弄，被他们拿来实验，结果就是一代代被杀、被甩、被丢弃、被轻视，被剥夺了许多人应当有的权利。1917年到1990年，苏俄革命到现在，在苏联被杀的人超过四千万；从中国共产党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因共产主义而被误杀的，超过七千五百万，这许多灵魂只不过是为了证明马克思思想对不对。二十世纪的人笨透了，还以为自己聪明得不得了，但是在二十世纪没有结束以前，在我还没有死以前，特别感谢主！我看见人醒悟过来了，他们发现那些所谓的真理不是真理，所谓的自由不是自由，所谓可靠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我们被玩弄够了，而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中国执掌政府大权的人，没有几个真正看见人性在神光照中间实际情形是什么样子。新儒家的学者死抓住中国文化来表示我们是忠于中国的，凡是不赞成这思想的都被认为是背叛国家的，这并不表示他们实实在在是要追求真理，他们只是保守一套他们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而已。

圣经很清楚的使我们看见，人已经堕落了，人已经有罪了。在有罪以后的生活中的

自由，其实是在罪里面的奴隶，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都看透了人性堕落的本质。“全然败坏”是人论当中最重要且是最基本的一项（Total depravity is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aspect of the doctrine of man.）当你看人性的时候，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你是否把人当作一个相当中性的、未曾犯过罪的、很可爱的一个中性的活物来看？改教家说：“不是，我看见人现在所有的潜能虽然大，其背后、其骨子裡面有罪的控制却是没有办法除去的，除非你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今天基督教应当据理、根据神的道力争，与世界的政治家看法不同的地方。我不是单单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讲座，我盼望这几天所讲的东西，有一天实实在在可以影响那些中国未来政坛里面，执牛耳的重要人物；我盼望这几天所讲的东西，可以影响那些以后坐在中国政坛最高宝座上的人，使他们不再把人当作非人，不再把人当作神，也不把人当作畜，而把人当作安神真理启示的，使有罪而需要神光照的人来看待。否则，所谓人权的问题，没有真正的答案。

柏拉图说：大自然把意志安置在腰的部位，把感情安置在心的部位，把理性安置在脑的部位。所以从层次来看，就很清楚的看到意志是在最低的地方，而感情是超越意志的，所以感情的位置比意志高，理性又超越感情，所以理智的位置比感情更高。根据柏拉图的思想，意志的主要活动就是性行为，所以意志力表现出来的就是性的冲动。这是他的思想。你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道，他可以想出多么厉害的东西，也可以想出多么败坏的东西，但他是左右全世界思想动向的人，所以他说：“为这个缘故，如果你能用感情来得胜你的意志，你是高人一等，但是高人一等不够，应该高两等，最高的人事用理性克服感情，再用感情克服意志，这样的人就是哲学家，这样的人就是世界上最高超、最有人格的人。”换句话说，要用真理克服你的感情，用感情克服你的性欲，这样你就是正人君子，是一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你的人生就平衡、有方向。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很对，一个只懂得性欲动物，顺着意志随便行动的人的确与动物没有多大分别，但一个人的性欲和意志的力量，能在那圣洁的感情的引导之下有所动作，有所支配的时候，这个人过的生活当然就比较规范，比较合乎正轨。但是，如果是感情冲动在引导意志，没有被真理约束怎么办呢？所以哲学家是用理性来引导他的感情，再用感情来引导他的意志，这当然相当好，然而。理性本身是不是绝对的？理性本身是不是在正轨中间？理性受谁约束？所以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道面前，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出路，没有办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也没有办法找到整个宇宙中人性的救药。

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让神的道管理你的思想，然后用被神的道所管理的思想来引导你的感情，再用这样的感情来引导你的意志，那么你的自由就在真理的范围里面行动，你的自由就在真理的规范里面受限制，你也在这限制中享受真正有保障的自由。这样，自由在真理的保障里面才有真正的享受，真正的喜乐，真正美好的果效。

第二，自由与权利有关，自由不但与意志发生关系，自由与权利也发生关系，当我们谈到权利的时候，就要先注重尊严的问题，我用我的权利，因我是有尊严的；我用我的权利，因在我的权限之下，我不能随便被侵犯。自由与权利发生关系的时候，人的尊严的问题就当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人权到底是用什么作基础？到底是根据什么建立起来的？当人文主义重整人的权威的时候，他们又与宗教改革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宗教改革家是由另外一个源头看见人的尊严，那个源头就是神的形象，不是从人本的思想，不是古代的思想，从古代的成就，从人想象中的潜能，来发挥、发扬人的权柄；而是从“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人的尊严在神的旨意里应当是怎样，从这个源头去发挥人权。”

第三，自由与道德有关，凡是不因自由的催动而产生的道德行为，都不需要负道德的责任，所以需要在人的生命中赐下自由，人才可以成为道德活物。自由是道德的基础（Freedom i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如果你所做的不是出于你的自由，而是出于别人的强迫，你不

必负道德责任；但如果是出于你的选择，你就必须负道德责任。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自由和道德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上帝为什么要给人自由呢？这是上帝冒险，上帝故意要这么做的，因为上帝要造一个“道德活物”（The moral being）。我们是道德活物，所以自由与道德是不能分的，道德的基础是自由，自由就成为道德负责任的一个原因了。为这个缘故，我们根本不能问为什么上帝把这个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有关这方面，我曾经讲过一篇道理，就是人的中介性（neutrality of man's life），介于善恶之间；这个中介性是很必要的东西，中介性需要透过一个考验而进到真正的肯定，那个考验，神要的是顺从，这样我们就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自由与爱的关系。

第四，自由与爱有关，爱如果不是从自由发出来的，这个爱也就没有价值了，爱在自由的这个关系中间的要求，就是使那有自由意志的愿意顺从，所以自由和爱顺从之间，就变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关系。爱与顺中间的关系是自由，自由使爱与顺这两个不同的位格中间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与重要的关系。换句话说，基督教的真理有关自由的这方面，就变成了爱与顺之间的关系，这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爱与顺的这两个原则上，从这两个原则我们看见了神与人，人与人，人与神中间所有关系的总合。

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有什么话可以让我们终身奉行吗？空子说，只有两个字：忠、恕。上对下恕，下对上忠，如果这两个字持守了，人伦所有的关系就全部清楚了，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整个人伦的关系归纳起来就用这两个字建立起来的。而基督教在这方面谈了更重要、更人性的、更有责任感的、更有人情味、更伟大的、有生命关连的两个字，孔子告诉我们的是忠、恕之道，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爱、顺”之道，上对下爱，下对上顺。你们作父母的要爱你们的子女，你们作儿女的要孝顺你们的父母；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作妻子的要顺从你们的丈夫；你们作君王的爱你们的百姓，你们作百姓的要顺从你们的君王；你们作主人的要爱你们的仆人，你们作仆人的要顺从你们的主人，爱顺之道比忠恕之道更深入，因为若不出于爱，没有可能产生恕，若不出于真正的顺，也无法产生忠。顺从神，顺从你的父母，顺从你的上司，顺从你的主人，这是下对上的美德，但不是盲从，是从爱的关系建立起来的。爱是主动性的，神爱世人，人顺从上帝；基督爱教会，教会顺从基督；作丈夫的爱妻子，作妻子的顺从丈夫；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你说为何会顺？顺是因为爱吸引我，爱吸引了我，我就甘愿顺从，这里爱顺之间的关系就借着自由产生出来了。因为爱是主动的，是自由的，所以顺服不是被强逼的，而是自由的；这样爱与顺之间就因自由产生了关系，这样神与人，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就是在真正的自由里面享受那个关系。

现代的存在主义里面提到自我的绝对化，自我的选择，到最后自我的成全（self-fulfillment, self-realization），强调在自我里面充分发挥、产生自由。但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看到神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你怎样自我实现？怎样自我成全？那样的自由并没有在真理的保障之下。

这样，我们对我们的意志，权利、爱顺之间的道理，怎样控制？我们不是随着我们犯罪之后的自由意志，因为犯罪以后的意志已经不是真自由了，我们乃是借着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这个已经被罪玷污了的自由，使我们可以回到因为爱的救赎的里面，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自由的大题目下面，我们看见人类堕落的路线只有三点：

第一，自我； 第二，自由； 第三，自杀。

而神救赎人，使人回到真自由的路线也只有三点，就是：

第一，舍己； 第二，顺从； 第三，得生命。

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顺从以至于得着生命，与自我，自由，自杀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线。在自我里面自由的发挥自我的绝对化，自我实现的梦想，自我成全的，存在主义式的，无神的自由的结果，就是把人带到一个灭亡的地步。相

反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借着舍己，顺服所达到的自由，乃是真正使我们领受生命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实实在在找到那真正自由的基础，真自由的意义，愿主的真理继续光照我们的心。

问题解答

1、上没有明文规定绝对不可做的事，是否就可做？

答：圣经上没有说你可不可以涂口红，所以你要涂就涂，不涂就不涂，不过涂了要整齐，不然就是糊涂。有些事是可以的，有些使不可以的，有些是没有讲的，没有讲的就不太重要，但是对那些没有讲的事，圣经里面若有一些原则性的指示，就要注意那个原则是什么。如果有人：“圣经没有讲赌博不可以嘛！”于是就跑去赌博！这叫做以非真理代替真理，寻找法律的漏洞，因为圣经里面的法律不单单条文的法律，上帝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功能都放在你良心的深处，所以你不能忘记那超乎法律条文的良心法律，那是更重大的法律。当你赌博的时候，你盼望不劳而获，在桌子上游泳，结果就抓到一大比钱，是不是？你盼望别人大输特输，你就能大赢特赢，对不对？那是贪心，那是不合法的事。所以你把这些动机和圣经的原则相比的时候，你知道那不荣神，不益人，圣经里面关于没有清楚提到的事有三大原则：

第一， 凡我所行的都荣耀神。

第二， 凡我所行的都对别人有造就。

第三， 凡我所行的都不在罪的捆绑之下。

这三个原则你注意到了，自然就可解决那些可做克不做的事情了。

2、能不能请你先对“绝对和相对”下一个定义？否则你探讨神的自由绝对与不绝对的时候，似乎不能很绝对。

答：你这个人实在绝对很懂得怎样用绝对与非绝对。神是绝对界里的，惟有他是绝对的绝对，人是相对界的，但是我相信神的自由还是绝对的，因为神把他自己的自由与他的本性做了一个很自由而绝对的调和，所以我不用神的自由不绝对这个词句。**John Stott** 用了，但他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做绝对、什么叫做相对呢？相对和绝对是不一样的，相对不是绝对，绝对不是相对，绝对和相对之间有绝对的区别。既然神是绝对的，那么基督徒有没有他的自由呢？以场合伦理为例，场合伦理在某些事情上好像有它的道理，但把场合伦理绝对化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场合伦理的意思就是有某些事情是相对性的，在相对中间不要把他绝对化，你把整个场合伦理都绝对化的时候，你就把伦理的价值完全除掉了，那很危险。场合伦理（Situation ethic）里面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人的“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也否定了神的义有那绝对应当遵守的客观标准，这些标准你一除掉它，就开了一个缺口，使洪水泛滥如同猛兽一样可以临到我们的伦理界，所以这方面要有一些保留。他们说规条的伦理是把伦理学看得太过简化了，但我们不是借着律法把它简化（Simplify）；反而是场合伦理把一切的一切用一个“爱”来代替，凡是爱就是伦理，反违背爱就不是伦理，这是把伦理学太过简化了，变成了只剩“爱”这一个字。曾经有一个大三学生来找我，他说他宿舍里有个女孩因为被所爱的人抛弃了，常常伤心哭泣，他为了安慰这位失恋的女子，就去和她谈情说爱，甚至发生了性关系，可是他并不想娶她，他只是为了安慰她；他说自己的动机是爱。其实这是害她，增加她的痛苦，并使她失贞。从这个例子可以看见场合伦理只讲爱是多么危险。

3、台湾长老会在政治上的抗争其功过如何？

答：长老系统的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成为民主的先声，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凡是加尔文系统的教会所到之处，都引进民主运动，这也是历史上很清楚的教训。台湾长老会在这方面有贡献么？当然有！有没有过激行为？我相信也有。至于有什么贡献，有什么过激行为？我是外来的过客，了解不够深入；你们应当比我清楚。

4、请问你对自由神学的看法？

答：自由是自由，自由神学就不是神学，因为神学太自由就不是神学，那是人对神学的想象学。要顺服于神的真理，在神的真里范围里面奉献我们的自由，才能让神引导我们研究神学。但如果我们自由到把启示丢掉了，尽量发挥我们的自由来探讨神学，那时人类学神学（anthropological theology），那是人的思想想象出来的神，而不是启示的神，照我来看不是真正的神学。真正的神学是神本的神知，本于神而知道神的学问（theocentric knowledge of God），以神为本的启示，发挥对神知识的学问，叫做神学。自由神学最大的一个败坏就是不信神的启示，这是卡尔巴特后来要复原的东西，但卡尔巴特复原的时候还有一些漏洞，他没有办法解脱。

5、你说理性所达不到的地方，有一项是本体界，能否解释一下本体界？

答：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康德说的。康德认为自由高超到一个地步根本是理性所无法企及的。康德说的理性有三个范围，一个叫纯理性（pure reason），一个叫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另一个叫批判理性（the reason of critic or judgment），而本体界乃是这三个理性没有办法够到；所谓本体界，用佛教徒的名称来说就是物如，就是物自体的意思。你看花的时候，看到的是花表现的形象，表现出来的颜色、形状、香味；但花的本身是什么，那叫花本体。

6、你对中正纪念堂静坐有何看法？（编按：发生于一九九零年三月，台北）

答：我很同情他们，因为这些学生有很高的理想。我常常想学生是普世社会的良心而教会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良心。大学生常常有过激的行动，但是从动机来看，许多时候大学生是很纯洁的。这一次静坐连李总统都肯定他们了，了解他们了，我怎么可以不肯定呢？我肯定不肯定和李总统没有关系，因为我第二十年到台湾，这二十年来我体力差了很多，但是我的心志却一点也不差，象从前一样。

二十年前我就觉得许多国大代表有些奇怪，那代表蒙古、甘肃……的，是谁推他们作代表？那时我就感到不太对。二十年来这些人还在作代表，所以这方面实在讲不过去，我感觉这方面我很同情学生。不过并不表示那些人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功劳，如果从起初就完全放弃那些国大代表是不能的，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还是盼望着反攻大陆，可以全国统一。所以保留那些代表以为几年就可以回去；但是留得这么久就有一点不好意思了。最近他们自己决定加薪及延长年限等事，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好在他们清楚知道李总统要改革，还投李总统一票，算是收回一点点面子。

我也去静坐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坐一边想，注意听注意看，我心里在想着另一个问题：这些年轻人坐在那边，过五十年后会不会比那些老人家好多了呢？不一定！那些老人家五十年前可能比这些年轻人更纯洁也不一定，所以你不要喊“老贼！老贼！”可能你五十年后变成“老老贼！”也不一定，所以你不要骄傲。年轻人很纯洁，盼望以后还是很纯洁，如果你先假设你是不会犯罪的，别人是堕落的，而你是中性的，那么我就恭候你，因为你连这个都不懂，很麻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中国若要有很光明的前途，就要回到神的道。

我刚才说二十世纪甘愿作十九世纪的奴仆，给十九世纪拉着鼻子走，走了一世纪才发现共产主义不对了，现在醒悟的时候，已经将近二十一世纪了，已经几千万人被杀死了，还是一样走投无路。五四运动喊：“民主！自由！”；六四天安门喊：“民主！自由！”表示这七十年在搞什么？搞来搞去，没有把这东西搞好啊！如果没有把这东西搞好，表示什么？表示人类还没有真正找到答案，**If you try many things , why don't you try Jesus Christ ?** 教会前面，中国前面的道路，需要有一些人大胆的，不是把马克思搬出来，而是把耶稣基督搬出来，那是一条还没有好好试过的路。洪秀全不行，刚刚秀就不全了；历代的帝王、历代的革命家，轰轰烈烈的起来了，凄凄淡淡的下去了。以纯洁的动机推翻了别人，不久就沉醉在荒淫、宴乐、物质享受同那没有道德的生活里。

孙武为何年老不再兵学，而研究孔学？他对来人很不客气的说：“我不教兵法，兵法与兵学是不一样的，连兵学我都没有兴趣，我研究孔学。”为什么？因为得胜之后，很多人就

有了兵学没有孔学，不能治国。打下江山得一大片土地后，就开始宴乐、败坏，结果兵法没有办法医治，枪杆子里能出政权，但不能真正的国泰民安。

7、为什么上帝要造人？

答：因为他要你问这个问题。上帝造了一个能问“为什么”的人，这是很冒险的，但他就是这样造了人。神造人，要人：第一，代表他管理自然，这是科学的可能。第二，代表他的荣美，这是道德的可能。第三，要享受他的救赎和恩惠就是人的生命的丰盛和成全的可能。第四，要人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与神同工同行的可能。这是多大的荣耀，多大的权柄！我们可以研究大自然，科学就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玩具，来添满我们时间的空虚，使我们做人比较有意义，所以小孩子的玩具是大人做的，大人的玩具是上帝做的。上帝造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他在他所造的大自然里面有无穷的发现。

8、人是上帝造的，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包括犯罪，是不是上帝已经安排的？

答：岂有此理！上帝造你给你自由，你把自由误用了以后还要骂上帝？上帝造你，上帝没有计划你也没有用你做犯罪的工具；上帝把你造在一个有自由发挥、自由去做事情的可能性里面。但，自从罪性侵犯人，堕落以后我们沦为“自由只有偏向没有正向”。所以犯罪是人的自由已经有了错误的方向以后，必然产生的东西。而人要去犯罪的时候，是运用了他的自由，但是，人要离开罪恶的时候却是没有自由，人已经没有自由可以胜过罪恶，所以需要救赎。

9、基督徒是否应该去参加示威、静坐？

答：基督徒应不应该的问题，是看你认识到什么地步，你对这个政府如果不满意，而你的不满意是因你认识的真理被政府破坏，那你为真理的缘故，你就表示对政府不满意，你有权利那样做，但不要教会拉进去，你以个人的政治责任，可以在神的前面对神负责任，然后对政府表示你里面的动向，因为你是一个有权柄的自由人士，你应该运用你的权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政治责任，但每一个基督徒能够随便在政治上不负责。西方的民主以人在神面前的良心作一个基础，这是基督教的影响，而今天东方许多人喊民主，但到底他们所讲的民主是什么意思？他们心中若没有真正的明白，那就很危险了。

二、民主

经文：《撒母耳记》上 八章 1—22 节

- 1、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
- 2、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
- 3、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 4、以色列的长老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
- 5、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象列国一样”。
- 6、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
- 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 8、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只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 9、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 10、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
- 11、“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 13、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
- 17、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 18、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19、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是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20、使我们象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21、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呈明在耶和華面前。

22、耶和華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

1、民主的滥觞

这是第一次民主与神权之间的争论，也是在圣经里面唯一使我们看见，民意强求一件事情，神对民意的回应是什么。六四时，当天安门广场那几十万学生大声呼喊：“给我们自由，否则给我们死！”的时候，中南海里面那些头子苦苦等候很久，不知怎么回答，因为他们自己起了不同的意见，所以产生争论。赵紫阳、杨尚昆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在还未把这不同的看法向大家公布以前，最好能产生一个比较合一、比较协调的意见，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内中所隐含的分裂的种子是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天，就已经有了的一个定时炸弹。

“给我们自由，否则给我们死！”邓小平想了很久，最后说：“好，给你死！”这就很容易解决一件事情。给你死，我就不必死，这可以创造一个历史，这历史就应验了毛泽东所讲的：你们怎么可以把我和秦始皇比，我比秦始皇厉害百倍，秦始皇才杀死几百个儒士，算什么！我可以杀死几万个！这些假先知，这些敌基督形象的头子，就把他们的本性暴露出来了，所以如果要问：神比人更尊重人，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那时神就把人的尊严、人的权利放在人的里面，这样人的自主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而是神也要尊重的事情。

从今天这段圣经我们看见，百姓向撒母耳说：给我们立王，我们不要你的儿子治理我们，你的儿子不好，侵吞公款，收受贿赂，冤枉正直，你的儿子是贪污的，你的儿子不可以做政治里的大人物。撒母耳为这事回头面向耶和華，说：“主啊！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伟大的属灵人物的孩子不象样，我很盼望我的孩子不是那样，所以如果为了我的孩子可以比较象样，我不能成为伟大的属灵人物也不要紧。撒母耳亲眼看见以利孩子不象样，前车之鉴，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他的命运，我们清楚看见，他的儿女也走了同一条道路，是不是比较忙碌就会疏忽家庭教育？世界游行布道家就会丢掉自己的儿女，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感谢主！直到如今我的孩子都还很好。

撒母耳面对这件事，为什么不马上检讨自己儿子的问题，也不马上想想以后让士师们管理百姓，会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却马上回头到神面前来？因这不单单关系到政治的问题，更关系到神的国与人的国之间哪个紧张的关系当怎样调和的问题。所以他说：“耶和華啊！这百姓要立王，你看如何？”上帝看事情看到骨头深处：你以为他们单是要一个王吗？他们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王权在我的手中，所以以色列百姓正盼望从神权的统治中挣扎出来，以为可以得到新的自由，然后他们用民意，用选长老，来发表他们的意见。这段圣经使我们看见，民意争取的是民主，这些百姓要作主，就在这个民主里面产生王权。而很奇怪的是：最先的民主所产生的不是民的权柄，最先的民主达到的结果，是可怕的君王要管辖他们，这里隐藏一个很大的矛盾，要我们在历史学里好好深思。

民主！民主！谁民主？当多少人说，我们是代表人民，我们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的时候，许多人民还在睡觉，还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谁的声音是真正民主的声音？这些人把他们的意思表达出来以后，耶和華：“照百姓的意思去作吧！”

“给我们民主，否则给我们死吧！”邓小平说：“死吧！”上帝说：“好吧，你要怎样就怎样”。神尊重人的意念，神相当尊重人的意念，神相当听人的声音，但是神保留着最后审判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柄，神没有放掉审判的权柄。你说，这个矛盾吗？这个调诡吗？我们昨天提到了自由的限制性、自由的矛盾性、自由的危机性、自由的相对性，所以神给你自由，

但是神却在这里很清楚的给你警告：你选的是这条路，你要给自己立个王，这个王将会是怎样的。在这儿让我们看见，民主要负责任，民意决定了那条道路，民意就要勇敢面对民意决定所可能带来的危机，这是个原则。当百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说，好，我给你，但是我给你们警戒，你们选择了这条路，你们要面对你们选择的后果。我也告诉你，以超然启示者的身份告诉你，这种政治有什么样的结果，那种政治有什么样的结果，你自己要担负起来。

讲一个比方，有一个人是虎年生的，对虎有一点偏爱，照照镜子，也觉得自己有一点像老虎，后来就养了一只小老虎。小小的人养一只比他更小的老虎，结果老虎渐渐长大，小小的人永远是小小的人，而老虎却变成比人更大的老虎。老虎大概是人年生的，而这个人也是虎年生的，所以老虎属人，人属老虎。有一天这只老虎用人的话对人说，谢谢你把我养大，并以人道养我，使我吃的是人的食物，不是虎的食物现在我什么都尝过了，很想试试看在我里面的那个本性的需要，连你也吃掉好吗？强权要吃民主，人说这个不行，我把你养大不是要你吃掉我的。虎说：“但是你知道我里面还有潜在能，这个潜在能还会更大，你把我养大还不够，如果连你自己都给我吃掉，我就更大了。你做好人做到底，把自己给我吃掉吧！我就更大了，这是自然律，而且达尔文支持我，“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我有办法把你吞掉，我就更强了，你把你自已献给我吧！我要把你吃掉。那人说：“不行！你虽然有体力上的优越，但是我有智力上的优越，我发明的手枪可以把你打死”。所以向它开了一枪，但是没有中要害，老虎跑掉了。老虎跑掉以后去找新闻记者，要许多报刊登出一个消息，就是“现在社会不安，有一些枪械作乱，使我的生命受到威胁，并且破坏自然秩序，使得以后世界大同不能实现，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威胁。”所以许多报刊登出这件事，因为自然秩序受了破坏。这个短短的故事，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却是原创的。翻开民主与强暴的历史，就在人类历史中继续不断地扮演差不多相同的角色，强权盼望把人性吞掉，就以属人的形象来侵吞人性和人生存的权利；而人却用各样的办法，盼望把强权也消灭掉，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2、民意的觉醒

我今天不袒护民主，也不袒护强权；我不袒护人，也不袒护人中特别败坏的人，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要很严肃的告诉你，全本圣经没有“民主”这两个字，在神的心目中，神永恒的计划里，所要的是人对他的顺从，是神权的统治。但是自从人堕落以后，政权就变成一个必须的工具，自从人堕落以后，这世界需要一个政府，需要政府权力，这就变成神所许可的一件事情。政权是神所认可，所许可的，是人犯罪以后必须存在的一件事情，甚至连那些无神政权都可能变成神的用人。如果民主不是我们绝对袒护的，那么我们到底要袒护什么？在不要神的社会里面，我们看见了许多许多违背人民、不尊重人民的政权，虽然是神所许可的，却不是神心目中最喜悦的，所以我们应当用基督教的“神尊重人”的这个前提，严格的批判。

今天我们应当清楚的知道，群众是个人的集合体，个人加个人加个人加个人叫作群众，而群众和个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个人是真实的存在，而群众是一个复数的名词，这在存在主义里面有特别的发挥。所谓群众，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相当空洞的名称，祈克果曾经用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来描写群众，他说：“所谓群众，就是公家所养一条狗，到处乱吠。而群众运动所带来的危害、危机和副作用，许多时候是许多有知识的人、有理性的人，到最后没有办法控制的。”今天（1990年3月23日）的报纸报道了一件事情：有一些学生庆幸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的学生终于解散了因为这个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危机存在里面。群众运动有正面的价值，也有反面的危机，群众的本身常常是一个被利用的团体，而群众怎么能产生同一条心呢？这是因为当人权受亏损之后，产生的一种尊严意识的共识，一种公愤，因而产生一种普遍性的觉醒，所以产生群众运动。

人的尊严是不是原有的意识，或者是受侮辱以后才觉醒，才产生的意识？这是一个令人

觉得非常有兴趣去探讨的事情。到底人权、人的尊严是不是原有的一个东西，在下意识中存在，等到我受亏损、受侮辱、受不公对待的时候，才产生的觉醒？那个意识是觉醒以后产生出来的，或是原有的潜在意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很清楚的可以知道，那是人原有的。许多时候你没有看见人多尊贵，但当人家骂你、无理的欺负你、剥夺你的权利的时候，你在伤痛、痛苦的感受中，为所受侮辱的那一刻，虽然你最舒服的时刻是受称赞的那一刻。当你受毁誉的时候，人家批判你或者赞赏你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正是在利用你的人权，你的尊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尊贵和荣耀为冠冕给人戴上，所以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但是人的尊贵和荣耀常常不在自觉的中间有一个经常觉悟的状态。人常常在受侮辱、受人家不公的对待、遭损害的时候，才突然觉悟到：“我是人，怎么可以受这样的亏待呢？”因此，当许许多多的人受侮辱、受亏待的时候，产生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常常是民主运动的一个动力。你欺人不要过甚，当你欺人过甚的时候，你乃是在提醒他“他是人”。你就麻烦了。睡觉的狗你不要踢它，因为你的脚没有牙齿，它的口有牙齿。百姓在能温饱的时候，对政治当局没有太多苛刻的要求，但是当百姓的某些权利被剥夺尽净的时候，这些驯良的老百姓就转过来变成很厉害的指责者，要求社会上有一个平等，要求人民作主。

在古希腊 Herodotus 的历史书里面已提出 democracy 这个字，就同希腊文的 demos 加上 craten 两个字配合起来的，demos 的意思就是百姓，百姓就是百家姓，craten 的意思是 domain, sovereign，也就是统治、权柄的意思，所以两字合起来就是由老百姓来统治的意思。什么叫作民主？就是人民有主权来治理社会如果不是由多数人来参与政权，来解决共同利害关系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叫民主的社会，但是民主社会的反面就是 oligarchy 就是寡头的或是少数的人来决定大家的命运，这叫作非民主的社会。所以民主的社会与非民主的社会的区别就是多数与少数之间，谁决定其他人的命运。

今天所谓的人民政府，根本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当北京政权要人思想以后，他们竟然讲出一些非人性的话语，为了继续维持用几千万人的血换来的政权，这句话是很无羞耻地，把自己的兽性暴露出来，他的政权是用几千万人的命同血换来的，为了要维持这个政权继续存在，不要害怕再流一、两万人的血，两万人的血算什么。中南海的人士看那些学生运动，又怕又镇定，怕的是会演成大的事件；镇定的是反正他们搞的东西我们都经历过了，他们想些什么我们都知道了，过来人还会被吓倒吗？流氓很懂流氓的心，何况这些学生根本不是流氓，当然流氓比他们更懂，所以算来算去，把算盘打完以后，就断定：这不是百姓的运动，这不是百姓的民意，而是一小撮人的活动。当他们讲一小撮人的时候，他是站在一种有事实根据的社会情况来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真正懂得民主意识，盼望产生更大自由的人，其实不太多，实在是一小撮，而这一小撮的人实实在在也懂得不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懂得在最近十年中所有的开放政策，没有想到过去在百花齐放，百鸟齐鸣时背后那个多么凶恶，多么可怕的政治诡计。去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流了很多泪，我一生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泪，最近我再次翻阅六四天安门事件时，仍然不禁伤心哭泣！

3、天安门哀思

我在分析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有几样事情请你注意：

- 第一， 这些天安门运动的学生们都是二十多岁，换句话说，他们很天真，不知道过去的共产党是多么奸诈、多么可怕、多么危险。最后的这十多年开放了，他们以为天地本来就是这样。而那些干过坏事的老奸巨滑根本不把这些人的幼稚放在眼里。
- 第二， 这些人根本没有真正伟大的理论基础，作他们运动的中心。一个运动不能没有理论基础，一个运动不能没有一个很严谨而长期的策略，一个运动不能单单靠很多人的加入。以为声势浩大就可以得胜，那是很幼稚的思想。如果你真正研究那些长期有效的历史运动，有两件事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很灵活的策略，和结实的理论基础。

共产主义之所以能震动世界几十年，至少他实在有一套相当结实的理论基础和相当诡诈的则略作他们的手段，使他们的运动曾经震动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们，它在历史上永远不能再复活顶多只能放在博物馆里面。因为这个理论已经在实践的过程中，及在神真理的光照下显明出是自我摧残、自我毁灭的路，当共产主义决定要征服世界的那一天，就把一个定时炸弹放在自己的心脏地带，有一天一定要爆炸，而他们并没有发现。当列宁快要离开世界以前，就已经觉悟到了这个事情，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修改了，1924年，他快死以前叫他最亲信的同志围着他的床边，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为了巩固我们的党，使我们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可以有很结实坚固的基础，我不得不除去异议份子，很残忍地杀害他们，这样我们的政权就巩固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仇恨的毒根就在我们党里面生根建立，无法拔除。从今以后，我所看见共产主义的前途是黑暗的。苏联如果还有新的盼望，那就是等一些圣人起来带给我们灵性的复兴，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出路。”讲完了，就去到他该去的地方。这些话他的同志们没有注意听，只有一个听进去了，而且把他搬到西方社会，他后来反对共产主义，逃离苏联，到英国去的时候，泰晤士报替他把列宁死以前讲过的这段话登出来。

哈马绍博士（Dr.Hammar.Skjold）是以前联合国的秘书长，他在离开世界以前的两个礼拜，去见葛理翰博士（Dr.Billy Graham）。他说：“我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看到盼望，除非这个世界来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否则这个世界的和平是没有盼望的”。哈马绍博士讲完了以后，过两个礼拜，在出使一个非洲刚果和平使命的路途上，飞机爆炸失事，离开了世界。有人在他联合国办公室抽屉里看见每天与主交通的日记，些了多少靠主得力，为世界所作的贡献。

这两个人，一个是世界和平的使者，一个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很好的基督徒，一个是反对上帝的人，同时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如果不能从灵性来复兴，这个世界没有盼望。

我们中国人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满心认为只要两位先生来，就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就好象吃了两粒黄豆就可以变成神仙一样。这两粒令人成仙的黄豆，一粒姓德，一粒姓赛，Mr.德和 Mr.赛。Mr.德是 democracy, Mr.赛是 science,以为只要我们有民主，只要我们有科学，我们中国就有了盼望。“民主！科学！民主！科学！”我们喊了几十年，喊到今天还是同样的话，还是同样的字，这告诉我们：历史一直地转，而世界的盼望没有把真正的盼望带给我们。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民主实现在中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就象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很同情民主运动，但我还是要给那些运动一些真理的警告：如果我们口谈民主而没有好好追溯西方民主的源头，和西方民主的两大不同的派别，两大不同的刺激力量，我们的民主还不是一个可以行远的人，还不是一个智慧的人。西方的民主是不是拜赐希腊的模范呢？西方的民主是不是从希腊受到很大的启发，以至于一直流传下来？不是的，在希腊的时代有民主，百姓靠着他们所选出来的议会表达他们的心声，要把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自由表现出来，这件事情给西方很大的启发，所以希腊成为近代社会，及历世历代许许多多文艺、政治、法律的榜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对公义、法律、政权、人民的意念，都曾经非常深入，非常广泛的探讨，我对这个民族是非常惊奇的。

有两个民族使我很惊奇，一个是懂得怎样去研究他们各样惊奇的民族，就是希腊；另外一个就是懂得怎样去欣赏神的创造，产生最惊奇的惊奇的，就是希伯来民族，他们是以惊奇为念的民族，而希腊是以研究为念的民族。为什么研究呢？因为太惊奇的。为什么研究呢？因为研究来研究去不明白，就太惊奇的。希伯来人研讨思考的结果，觉得太惊奇的就不禁要发出“哈利路亚”；希腊因惊奇而研究，就产生逻辑；而这两个文化就变成西方文化的两个支柱，两希文化成为西方的支柱。今天教会走两条路，一个一直研究，忘记惊奇，一个一直

惊奇，忘记思考。所以新派研究神学，不赞美上帝，而灵恩派一直赞美上帝，赞美赞美，此外什么都不懂。两希文化，一个惊奇而研讨不够，一个研讨而惊奇不足，惊叹的结果就是敬拜，研究的结果就是发现，敬拜的结果就产生了信仰，研究的结果就产生了科学，所以形成了西方两个支柱。但是，在民主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误以为单单受了希腊的刺激，就产生了西方的社会。

中国青年口里喊着：“民主！民主！”的时候，试想，他们对民主明白多少？他们研究多少？他们对西方民主背后的动力，曾经作过多少深入的思考、正确的了解？盼望未来的中国统治者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请你不要忘记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不是少数人决定的，是多数人声音导致了他不得不死的命运。如果人民的力量是大的，群众的声音一定是要听的，这样的民主可以把苏格拉底这样世界上罕见的、稀少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杀掉！你岂可把民主当作上帝呢？请你要退一步想一想，我不是反对民主，我反对盲目的、不负责任的民主，反对没有深入、没有成熟思想的民主，民主不但杀死了苏格拉底，群众的声音也杀了耶稣基督：“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大声呼喊，这些民意的表达，两、三天前还大声喊着“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些人，如今很简单的就跟着人民走吗？人在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哦！民主！民主！在这些民的背后谁做主？印度人想地这么大，我们踏来踏去怎么不险下去？下面一定有力量支持的吧？所以他们想来想去认为地有四个角，每一个角下面有一只大象，大象的背很大嘛，可以把这个地面撑托起来，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象的下面是什么。我们盼望人民可以把这个政府建立起来，而在人民的下面是谁把人民的力量撑起来？关于这点，基督徒要想啊！因为人是尊严的，人有基本人权，你怎么知道人是尊严的，人有基本人权？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人的尊严。

4、民主七要素

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我不是单单的在横面找，在横面永远找不到答案，我乃是在纵面中间找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神在人里面建立的神的形象，怎么样成为人权的基础，这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答案。稍微用普通的常识来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政权，至少有七样事情要特别注意：

第一样，教育普及，要把真理教给众人，使人把人的意念表达出来的时候，不是为非真理作见证，而是为真理作见证。凡是没有受教育的民族，很难把民意表达得清楚。所以平民化教育，提高国民教育，使大家真正懂得什么叫作真理，这是民主的第一步。当北京民主运动走到一半，愈来愈接近危机的时候，有许多外国交换学生（exchange students）要离开以前，他们很体恤、很同情中国青年的命运及前途，但他们的使馆要他们回去，于是他们就和中国青年很深入、很亲切的交谈，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democracy? 你们要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呢？

Do you mean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China? 你们是不是要全民投票呢？

那个大喊“民主！民主！”的给他一问，马上愣住了，然后回答：不！不是指这个意思。西方的学生再问：“是，那你们为何高喊民主？你们为什么不主张全民投票？”中国学生回答：“因为老百姓尚未预备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六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每天买好几份报纸，每天看几十页的东西，一面看，一面哭，我要清楚知道来龙去脉，我认为这不只是中国的事件，这是人类历史最大的事件之一。后来我想，如果北京那些大学生要“民主！自由！”，若邓小平较聪明的话，（可惜他 IQ 不太高）说：“好，决定十天以后全民投票。”你想全民投票会选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或再选邓小平做头？还是邓小平！所以好在那个时候没有民主啊！如果有民主，邓小平会成为真正民意选出来的，您懂吗？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根本分辨不出来什么叫作民主，只晓得他父他祖过去为农的痛苦和农奴的辛酸，如今有这样重见天日的日子，是毛泽东大救星同邓小平小救星所给他们翻身的快乐，所以民意表达出来还是归功于这些共产党头

子。所以我们谈民主，第一样要普及教育。

第二样，需要一个周全的通讯，周全的通讯是很重要的，所有发生的事情要不偏不倚，很周全、很忠实地传给百姓，百姓需要知道一切有关他们的事件，需要知道得很清楚，然后他表达意念的时候才不会以偏盖全，但这常常是大众媒体和领导份子不能做到，或不愿做到的事情。他们只愿意传播一部分对自己政治有利的东西，所以民间需要更公开的、更为大众的益处，传播那些大家需要知道的新闻，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样，民主需要很诚实的领导。如果不是以诚实作为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基础，这个民主社会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西方从基督教所领受的最大影响，就是用诚实建立治国之道，用诚实建立治国的人、统治者的人格。当水门事件后，这个破记录用两本圣经宣誓的大总统尼克森，因为水门事件，败下阵来，在电视上向全民宣告辞职的面孔，我现在还记得，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好象失去神形象样式的那副样子，这是因他不诚实的领导所致，而民主是要建立在诚实的领导的基础上。我们要为李登辉总统祷告，求主使他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可以把基督徒的美德彰显出来。前些日子在中正纪念堂静坐的这些大学生，一面喊口号要民主，一面用非常不民主的态度对付总统，直呼其名，礼仪之邦出这种青年，出这种下一代，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李总统不在乎，这是他伟大之处。我今天再看李总统去年六月五日怎样向大陆、向全世界声明他对大陆民运的反应，把这些看完了以后，再看他昨天对这些对他不礼貌的学生的反应，作一个比较，我为他感谢主，台湾还有前途！诚实的领导是民主很重要的基础。当尼克森败下阵来以后，无脸见人时，好在有一个不太严谨、比较松懈的接班人宣告不把他拉上公堂，这件事引起百姓对福特也很不满意。到底出过名的人还很值钱，当两个都退休以后，两个都接受日本电视台的访问，访问尼克森的酬金一次是一百万美金，福特只有十万美金而已，十分之一的价值，名人还是有价值，不论你是因好出名还是因坏出名，不过最好是因好出名。他被邀请到北京的时候，北京还是用红地毯来接待他，哇！他好象还是做总统，很高兴的在红地毯上行走。

尼克森这一生有许多奇怪的事情，他本来是反共的，却第一个去找共，当他去找共产党头子的那一天我在台北，一九七二年那一天，我在威礼堂讲道，“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我在那里大喊：“不必怕，依靠上帝！”有人因为我讲错一句话，便告到政府，于是一车宪兵要来抓我，我喊的更大声，结果上帝抓住那些宪兵，使他们没有抓到我。尼克森这个人很奇怪，他坐飞机到北京去，飞机的机号叫作“六七精神”，那个时候才一九七二年，因为六七是美国独立的年号，他过去被甘乃迪打下来，不能当总统，而这一次可以当选如果又连任的话，到了七六年，他再任的时候，啊！过去的失败岂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竟然两百周年的时候，我坐在王位上，不亦乐乎！为了连任不得不偷听，但神就是不许可他。

尼克森见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不和他握手，因为当周恩来一九五二年在日内瓦开会时，伸出手来要和杜鲁门握手，杜鲁门不和他握手，因为中共和美国没有邦交，周恩来受了侮辱，所以就在尼克森到北京的时候用这一招来报复，尼克森伸出手来的时候，周恩来向他挥了一下手，不和他握手，等到见毛泽东的时候才和他握手，表示国仇必报。当赫鲁晓夫和周恩来讲讲得不高兴的时候，马上就拿一个手巾起来打喷嚏，表示不喜欢他的话语，周恩来为了表示报复就把手巾丢掉。当尼克森到了北京，他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讲了一句历史上最笨的话：“现在世界人类的命运就在我们两个人手里了”。上帝说：“哼！你说什么？一个毛，一个尼，毛尼握全球？”上帝说：“毛尼，毛尼，哦，我记住了！”七六精神。七六年那年尼克森不再作总统，毛泽东也得离开世界，世界的历史同人类的命运握在谁的手里呢？请不要开玩笑，神会作弄人的，神很幽默的，尼毛说的话天使记下来，还有四年，还给他们掌握四年，看看如何！不是开玩笑。尼克森的故事讲完了。

后来，毛泽东对吉辛格说：“我不明白，你们美国人在闹什么玩意儿，尼克森偷听，这么小的事，弄到每天吵，每天在国会辩论这个事情，每天头条新闻，这么小的事情！”这

句话不是从野蛮民族的领袖口中讲出来的，是从所谓礼仪之邦中国人的口里讲出来的。毛泽东在大众面前说：“作总统说谎算什么嘛！这么小的事！”唉！我为他脸红！我告诉你，这里让我们明显地看见民主和非民主政权基础不同在哪里，就在于诚实的领导。

诚实的领导由谁开始呢？又耶稣基督开始！历世历代所有的统治者大多用敲诈、阴险、欺骗、虚假的诺言得位，只有耶稣做领导人的时候说：“来！跟从我！但是你要背十字架、舍己，否则你没有资格跟从我！”他讲跟从我的时候不是讲：来！我要叫你发财，你一定不会生病，你一定成功！耶稣是诚实的领导者，他说：“你要舍己，要背十字架！”今天这样的道理在哪里？今天这样的信心在教会里讲不讲？今天的牧师们惟恐在位之时教会没有大司可建，就快快把福音卖掉，用妥协的方法讲一些不关痛痒，使人养成自私的心理，以为可以在神面前借着祷告，快快成功，快快发财，这种传道人要把教会带到哪里去？诚实的领导，真理的导师耶稣基督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

第四样，要以公义作根基，伟大的民主需要很公正的施政，司法、行政要有公正作立场，如果不是以公义作根基，没有一个政权是可以长久的，如果不是以公正作治理的原则，没有一个权威是可以长久的。台湾的民主还需要改进，但是台湾的百姓，我以外来的眼光看，至少你要感谢上帝，你们的领袖虽然不是人民直选的，但至少替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世界有几个国家的领袖死的时候，留下六百亿美金给他的百姓，不需要负外债，使人民不需要费很大的辛苦，就可以享受物质？没有几个人！我不是替蒋家说话，因为与我无干。我是神的仆人，如果今天毛泽东死了，邓小平死了，中国大陆负的债这么多，而台湾一文外债都不负，表示这个政府有为百姓作一些事，不过还不够民主，那是真的，需要再改进。

第五样，民主需要建立在一个很客观的谦虚上面，所谓民主，因为民是多数的，所以以主观与绝对来强制别人是不许可的，因此客观谦虚就成为民主精神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许多时候，年轻学生的运动就缺乏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在学运中所喊的口号是民主，但在里面的精神不一定是客观的，不一定是谦虚的，不一定是真正民主的，所以要非常小心。基督徒青年要从这些重要的原则里面学习，求主引导，给你应当有的勇敢，不要妥协，但应当有的谦虚，也不要忘记，以后神允许你作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你要持定这些从神而来的，神本性中间的美德，作为别人的领导者。

第六样，民主需要有互重和宽容的精神，民主如果没有互重、没有容忍，民主就不成民主了。当卢梭的书被法国的王朝烧掉的时候，消息传到伏尔泰的耳中，伏尔泰竟然忘记了卢梭和他的许多文化、哲学动向中相反的立场，他写给卢梭一封信。伏尔泰想用理性点燃法国的火，点来点去点不燃，结果卢梭就用感性点了一个火，马上法国革命燃烧起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法国革命的前驱，都是对法国革新运动和近代文化思想非常有贡献和启发的人物，但是两个人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理性方面，伏尔泰、d'Alembert、Lamettrie、Diderot 等这些人形成百科全书的哲学派系，完全用理性用教育文化作出发点；而卢梭是独当一面，独树一帜，自己成为一派的人，他是完全用感性和直觉作出发点，来点燃全民族火花的一个。有一点象当年 Balakirev, borodin, Rimsky-Korsakov, Glinka 等这些苏联的音乐家形成一派苏联国民音乐学派的时候，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自己一个人产生另外一个学派。那么从伏尔泰的思想来看，你这个单点燃感情火花的根本不够理性我绝对不赞成你，但是今天你的书被烧掉，乃是我绝对反对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反对呢？因为我尊重你是一个有人权、有自由的人，所以，虽然你的书是我反对的，但我也反对把你的书烧掉，因为我容忍你的精神。这是民主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写给卢梭的信，内容是这样的：“虽然你书上所讲的，我不但不同意，只使我回想起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宗怎样在地上爬，（因为卢梭是复古主义者，自然主义者，有一点象老子的复古和“道法自然”的那个主义，与理性向前进把理性绝对化的这个运动完全相反。）但是我的思想里面反对对思想自由的束缚，因此你的思想自由的权利应当保留。我反对他们

的束缚，他们烧掉你的书，我要为你抗议，因为我容忍你。”我想这个很重要，民主需要有容忍的精神，但是，今天如果民主变成野蛮、破坏行动、泼妇骂街、那就没有多大价值了。你看见今天台湾有这样的情形吗？民主应该是为了爱国，民主的思想怎么可以把国旗烧掉呢？这些行动已经不是容忍，不但不是容忍，已经连自己的跟都不知道了。尊重别人、容忍别人，在别人身上看见好处，甚至在敌人的优点上谦虚学习，这个是伟大人格必备的条件。**第七样，勇于面对错误但却有无穷的信念，要修正到最好的地步。**在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错误，在修正与继续不断完成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偏差，但，如果我们勇敢面对错误，勇敢负起责任，我们就是个有大勇的人，这方面北京完全不懂，他们所爱的不是民主，不是民权，不是国家，也不是人民，而是面子，他们为了、面子，死不认错。会认错就会进步，认错时好像是弱者，但只有认错才不会继续成为弱者，才能越来越改进，越坚强，也惟有如此，才会有前途。

以上七点是讲民主精神很重要的基础。

5、民主的警钟

现在我们要回到柏拉图所讲的一句话：智慧与权柄的合一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智慧与权柄没有相遇，就会产生混乱，换句话说，许多有权的人没有智，许多有智的人没有权。孔子的学说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却周游列国不受欢迎，许多大有思想的人就孤苦伶仃的慢慢死掉；相反的，许多大有权柄的人却作威作福，把他们的愚昧彰显在他们的统治系统里面，当权柄与智慧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混乱，这是柏拉图讲的话，所以在柏拉图想象中伟大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 King），使哲学家掌权，使掌权者变成哲学家，当这两个角色融于一身的时候，就会产生大智和大能的政权（A philosopher becomes a king. A king becomes a philosopher. When a king always becomes a philosopher, at the same time a philosopher is a king, the government will be very wise and very powerful.）又有智，又有谋，智勇双全，这个政府就大有可为了。李登辉先生是康乃尔大学毕业的，我在康乃尔大学讲过两次布道会，那学校程度很高，如果他有权在身，又是一个很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在加上神的真理引导他的智慧，我看台湾会有前途，感谢上帝！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意念，民意很难选一个不是佛教徒，不是孔教徒的人作领袖，这里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不可以把民当作神，那是非常危险的，民主的危机在一些大有智慧的人心中早就很有分寸的、很有思考的、很有智慧的给历世历代作了一些警惕，和一些很重要的红灯的暗示，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索忍尼辛对西方民主的现象，所提出的五条非常重大的警告：

第一样，今天西方民主社会已经失了勇气和意志，这是西方民主的第一个副作用，我不明白为什么象 Shostakovich 伟大的音乐家在西方看不到，象沙卡洛夫这样的人权主义者在西方看不到，那伟大的斗志在西方看不到。西方有量，东方有质，受过强权统治的人，乃是受过一个最大的考验，让他们清楚向世人宣布，他们里面的斗志还是存在的。感谢上帝！中国教会受这么大的痛苦，才产生出成为历世历代榜样的圣徒，象王明道先生，这样有勇气的斗士，乃是因为曾经接受过这么大的考验。但是西方的民主会使人沉醉，最后就沦为一个没有奋斗意志、丧失意志、丧失勇气的地步。美国大文豪爱默生讲过一句话：“坐在舒服的沙发上的人，很容易入睡。”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样，西方的民主容易使人安于舒适，以至于丧失勇气，丧失意志。

第三样，西方的民主带来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对自由的滥用。

第四样，西方的民主带来一个更可怕的后果，就是知识份子已经向时尚的观念投降，即今天的风气如何，我就向今天的风气低头，明天的世界潮流如何，我就向明天的潮流低头。我不得不讲一些话，现在很多的传道人向通行的潮流低头，现在教会哪一条路线比较容易得到较多的会友，我就走哪条路线。如果你是神的仆人，站起来！把你的骨头挺起来，你还是有骨头的，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随便跟着潮流风尚而随意转舵，随意变迁，这是

西方民主第四个败坏的风气。

第五样，西方的民主已经产生出了一种对邪恶的妥协，对邪恶的讨好。今天的西方，没有神的民主，所带来的危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0979 年我从洛杉矶坐飞机到纽约去，在飞机上借了一份报纸看，看见一个新的术语出现了，叫做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AIDS）。现在可能已经有超过五十万的人有了这个病，而再过几年以后，全世界有几百万的人要死于这个病。几年后，我再到美国去，还没有下飞机，我看到另外五个城市：休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有大游行，要求男男、女女同性恋合法化，我注意到游行最多的是在旧金山，有一个报道说：为什么旧金山有这么多同性恋的人？因为他们到别的城市常受排挤，而在那里可以找到温暖，很多人与他们一样，所以欢迎他们来，一同住在那里。去年我再看一份东西，提到许多人为争取堕胎合法化，多次游行，及社会舆论对这件事情的辩护。我曾在 Schaeffer 的家里面看到那本《How shall we then live》的书，此书所得到的一个评论，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雷根在寄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到：“谢谢你，为了人类的命运及未来所作的贡献，在你书里面对生命的尊重，及对堕胎的不法行动的指责给我很大的鼓励。”在 Schaeffer 的家里我看到这封雷根的信，我感谢上帝。我把这些都归纳起来，我得到一个比较粗的概念，就是说，如果在未来的世纪，真的吸毒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淫乱合法化、杀人合法化，变成正常的生活形态，这都是民主到来的果效。为什么？因为当更多的人赞成的时候，就叫作民意了，当民意都赞同的时候，就立了一个法案，而立了一个法案的时候，你就认为这就是真理了。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要民主，一方面要提防民主所带来的副作用；而真正的预防，能产生有骨气有效用的预防，就是回到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叫作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在神面前的责任。愿主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使我们作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向时代交帐，更重要的是向神负责任。

问题解答

1、你对有些人追求台湾独立有何看法？

答：我想如果台湾真的独立了，他们会懊悔，因为他们讲的是中国话，读的是中国书，流的是中国血，他们整个的思想观念、文化背景都是中国的，要来一个台湾独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不过那个心情我是了解的，为什么台湾人要给外省人摆布，好像是被严格的管制等等。但我还是站在一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来想，“上帝在所有共产国家中间，没有做过一件事，象在中国所做的一样，就是在中国大陆还未被共产党拿去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不在共产党的手掌下面。”这句话是索忍尼辛讲的，这就是天下无偶独有的，这是要使在台湾的中国人，对整个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如果台湾很富有，请不要自私，以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这里享受，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同胞在那里。而台湾人也不要忘记，你们是从福建搬来的，并不是山地人，而要求独立的人也不是山地人，却是闽南人（我也是闽南人），台湾人要好好想想怎么样有更大的贡献，若只对台湾有贡献，那么你们的贡献就太小了，盼望我们能影响更多的人。

2、谁能知道什么是周全的通讯？

答：如果不能做到完全的通讯，至少要有心去努力怎样把通讯做更客观的呈现，怎样借报纸把事做更客观的报导。比如说，让不同的党派有发言的机会，让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立场的人，有说话的自由，这种报导就比较周全。每一个不同立场的人，都应该很诚实的来领导群众，不要遮住群众的脸，叫他们学你讲话，不把人当作人，而把人当八哥。

3、教会的行政事工应当实行民主的方式，还是以神权为主？

答：神权是很好的，不过要弄清楚那个神到底是谁？如果是你，那就不好了。很多人讲神权，其实就是讲他自己，他叫作神权；很多人讲民主，其实就是讲他自己，他就是民主，所以在这些伟大的名词背后，还盼望有诚实的领导。如果你真是为了神的权，你自己有没有尊重上帝？撒母耳先问上帝才决定，他实实在在有神权，不是说我代表上帝，我讲了就算数，不！

在重要的时刻他回过头来，离开百姓，转向上帝求引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以神为主。

4、请以圣经自由的角度谈女权运动？

答：很清楚，圣经是第一个打破国界、社会阶层界，把伟大的平等带到人间的。保罗说：不管是男是女，是主是奴，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句话是个破天荒的宣告，这句话超越所有的宗教，甚至今天的回教世界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保罗从神领受这个启示，把女权提到最高的地步，当保罗还没有讲这话之前四百年，斯多亚（Stoic）学派的思想家已经讲了，那么基督教是步他后尘吗？有许多人甚至象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都认为约翰的 Logos 不过是抄袭或受苏格拉底以后在 Heraclitus 学派影响下所写的 Logos。我告诉你：他正在作白日梦。我很清楚的，严正的指出来，所有用好象与圣经同样名称，早过基督教思想的那些普遍启示里面，神许可人闪过的一些东西，内容一定不一样，虽然名词一样。但是当神的启示很具体的来到的时候，象圣经所讲的，上帝一切的智慧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在基督以外的不过是影子，不是实体的居住。女权在圣经第一章就讲了：“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有神的形象，女人也有，在一个家庭里面，作父亲的代表神的尊严，作母亲的代表神的温柔，所以男女都代表神。

5、追求民主重要，还是专心传道重要？

答：你所传的道里面有两样成分，或者说，你作基督徒有两样使命，第一样叫福音使命，第二样叫文化使命，改革宗神学看事情和其他的神学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今天很多人把改革宗神学当作是许多派别中的一个小派别而已，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你不注意这个神学，你没有办法抓到整个基督教最重要的重心和完全的范围。为什么？福音派的人常常只愿传福音，叫他讨论一个大题目他讲不出来，要他谈论女权运动、谈环境污染、谈核子战争、谈民主自由，他没有办法根据圣经提出整套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文化使命。在马丁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不但提到基督教要恢复福音，原来马丁路德的整个运动，就是把因信称义的福音从头建立起来。在加尔文的思想里，我们成为神的选民，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不但是现在的经验，是神永恒的计划，连预定里都定了。这样把基督教带入一个很结实的内容同永恒的基础里面，这两个改教家都清楚明白基督徒不单单在天国里面有责任，或以天国做为象牙塔来逃避社会，自我麻醉，他们也要懂得对政府、社会、文化、世界的责任，所以文化使命也很总要。你不可把基督教二元分化，以为只要传道，其他什么都可不顾，我们虽传道但是其他问题也要回答。施洗约翰是自母胎就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些当兵的人来问约翰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呢？”他们一面讲一面拿着军刀，这表示他已经听了福音了，他对政府的责任要如何呢？施洗约翰并没有说：“丢下刀吧！做传道去！”而是回答：你不要用你的武器来作贪心的工具，不要侵占别人的便宜，不要剥夺别人的权利，你所有的你要满足。他没有反对军人，也没有反对当兵，他被圣灵充满，他不但教他们悔改，也教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怎么做，他有很清楚的引导。神把全人教育的系统都放在圣经里了。

6、你认为“成大善不查小恶”这个说法如何？

答：加尔文讲过：圣人并不是不犯任何罪的人，而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A saint is not without any sin, but a saint is man who has a very great sensitivity to the small sin.）如果你不查小恶，你会不断妥协，最后你会把大恶当小恶，所以我们应当有敏锐的良心，明察秋毫。

7、政府对二二八事件是否应该道歉？

答：二二八曾经用很欺压的手段对待台湾人，如果政府有勇气向台湾人认错的话，台湾人可能会更尊重政府。但，多数的政府以统治者自居，尤其是中国人好面子至上，要中国官员认错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应该为政府祷告，求主给政府这样的勇气。

8、你对李总统发表的六四谈话，前几天（编按：一九九零年三月）对学生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答：去年五月十九日杨尚昆、邓小平、李鹏他们说的话，特别是李鹏、杨尚昆两个人讲一句

话：“我们绝对不用志愿军来镇压学生。”过了十六天以后，六四那天马上就用非常无情的手段压死学生，不是镇压，而是用坦克车压扁学生。你看变化这么大，主席的话一文不值，当那边这样做的时候，李总统就宣布我们支持那边的学运。而当台北有学运的时候，那边说支持这儿的学运，而那边镇压自己的学运，这是矛盾的。但是李总统没有说这儿的学运是个暴乱，他还肯定这儿的学运对国家前途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注意看，这儿有一致性那里没有一致性，因为他以自己的权利作出发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很可怕的人西方把他当作一个新的情人、一个铁幕后的美女来看待，因为西方有一些爱民主的人，以为苏俄产生了一个大救星，把东欧改变了，好象他作了一个很公开舍己的牺牲，是这世纪最后的伟大人物。但是我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因为戈尔巴乔夫只能让东德人民反对何内克，让捷克战争打倒胡塞克，让罗马尼亚推翻西奥塞古（Ceaurescu），却不让立陶宛推翻，他并不一致，他的民主是假的，但李总统的表现有一致性，所以我尊重他。

9、六四事件中神赞同那些学生死吗？

答：神许可，但，神许可的不等于神计划的。神的旨意以及和神的意志有关的事要分成四个等级：神的计划、神的许可、神的安排、神的任凭。罗马书一：24，26，28 三次重复：“上帝任凭他们”那是神意志中，许可人滥用自由到最坏地步的时候，但是神还是主动的。这不是告诉我们神需要负责任，而是那些任意行许多邪恶的事情的人，要为自己所做的恶受报。

10、国父的革命行动是不是民主运动？

答：民主有两种，一种是民作因，其他作果的。一种是民作果，但是，带领全民运动的人真正以民为主体，以民的利益为前题来带动的运动；所以国父乃是要产生民主的中国，他自己就首先代表全民，制定一套民主的理论，那是受西方基督教影响而来的，所以他这个思想乃是为了全民的益处建立理论基础。而他的理论不是全民教导他怎么写的，他先写了以后才教育百姓，所以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民主的因，而不是民主的果。

11、教会在民主的洪流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所谓的高级知识份子或大学生，又该在民主的地位中扮演何种角色？

答：教会的讲堂应当是社会的良心，教会的伦理应当是社会行动的良心，而社会中间有一种自己的社会良心，就是大学生的良心。所以大学生在社会里面很重要，许多伟大的运动都是大学生先看见，而其他的人没有看见。大学生会看见，是因为一些有识之士写了一些书来感化他们，所以你们如果没有一些媒介、没有一些书籍，也就不能被激发出一些重要的思想，而产生共识。二十年前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哪会有一些大陆的书在这里卖？哪会有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在这里介绍？没有！但是现在你们在台湾到了一个地步，哲学家李泽厚的书在这儿卖，介绍马克思的书在这儿公开的销售，所以从各方的管道，到了你的头脑产生一些新的意识，才会使你产生一些的运动，但，这也表示你们还只是跟随者，不是自创者。中国的自创思想家没有几个，以后的日子还需要再努力。

12、基督徒在复杂的官场中，当如何自处？

答：要诚实，即使是面对不诚实的人，你仍要对他诚实，诚实短期内好象吃亏，长期来看不诚实的人才吃了大亏。真金不怕火，只怕你短命，如果你不短命的话“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诚实的人，最后还是经得起考验并得到真正益处的人。

13、请问，基督徒从政时，倘若他的信仰与他的政治参与发生冲突，则他的自由必定是受了限制，请问他该如何自处？

答：如果你是那样的人物，你就要学但以理。我请问你几个问题，但以理参政，他到底是先知或者是政治家？他两个都是！如果两个都是，他是全时间或是部分时间？他是全时间也是带职。而但以理在政府办公，他有没有违背教会的利益？上帝有没有气得要命把他责备一顿？没有啊！但是但以理还是全职忠心侍奉的先知，神没有审判他，也不责备他，而且神很喜欢他，圣经中完全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罪。神这么欣赏这个青年，而这个但以理在政坛中间

所做的是不是出卖信仰呢？是不是妥协？不是！他建立了什么功劳呢？他在尼布甲尼撒的王朝一直到伯沙撒王的王朝，一直到古列王王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承担基督教的文化使命，叫世界的执政掌权者知道，在他们的权柄上面有神的权柄，他们的权柄不能越过神的权柄。所以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概念是但以理先知借着政治的职份带进世界的政坛里去。我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给李登辉总统有这种文化使命，有这种力量去做到。

14、 在民主的过程中，难免要推翻一些不公义的事，在推翻的过程中又难免会产生仇恨，这岂不是与神的爱心违背了吗？

答：你这个问题中，先作了一个不该有的假设，你认为在推翻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恨，这是不一定的，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心中对这些人有没有恨？没有！所以先除去你的这个不当的假设，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

15、 上帝要人敬拜他，是不是上帝的国中民主不存在？

答：上帝要你称他为王，要你敬拜他，那上帝是不是就不民主了？上帝的确有资格，而且也惟有他有资格作绝对的强权者，因为他是真理的本身。如果我的领袖本身在寻找真理，我跟他跑，若他跑对，我就跟他，若他跑错，我就不跟他，因为他本身是在寻找真理，我也是在寻找真理，两个都是寻找者。如果我跟随的是真理的本身，他跑到哪里，我就要跟到哪里，因为我一离开他，就是离开真理。所以神既是真理的本身，他就有资格做绝对的独裁者，但纵然神有权如此，他仍不做独裁者，他仍然把自由给你，因此，没有一个人在永恒中间可以说：“上帝啊！我怎么有办法不相信你，因为除了相信你，我也没有别的路了！”就为了预防你说这样的话，所以上帝今天还不消灭魔鬼，让它成为你自由选择的机会。但，你虽然有自由可以跟从魔鬼；不过你要跟随主的时候，除非神恢复你自由的正常功用，否则你将没有能力可以跟随耶稣基督；这种恢复来自神恩惠的福音。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绝对自由，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需要正常化的自由，这正常化的自由来自于神，他给你悔改的心，他给你赦罪的福音，他重生了你，我们根本自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意志已经四奴役的意志。

三、 人权

前言

感谢主！今天来听的都是人，所以我们谈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了解我们自己，这是苏格拉底的吩咐，更是圣经的教导。但是老实说苏格拉底没有资格告诉我们如何彻底地了解自己，他告诉我们你要了解你自己，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可以了解你自己。苏格拉底只是从普遍启示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我们必须从特殊启示里面才能找到真正了解自己的权威和根据，那就是神的话语。做人而不知道人是什么，那是很可怜的；生为人而不知道人是什么，也不知道人的权柄在哪里，不知人应当讲的话是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那是很可怜的。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人是什么，知道怎样做人？我想也许有许多许多的人做了一辈子的人，还不知道做人的意义是什么。连最伟大的孔子，一生一世好好学做人，到七十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表示他做的相当成功了，到了七十岁可以不犯规矩了，而他七十二岁就死了，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一生做人、学做人，学到会做人了，却已接近死亡，孔子一生只受了普遍启示；而我们领受了特殊启示，可以比较早就领受做人的意义，我们比苏格拉底、孔子更有特权。

经文：圣经诗篇第八篇 3~5 节

3、 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这是人对普遍启示的一个觉悟，当鸟、马、狗、猪查看四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只看见有没有东西吃。而人看神所造的一切时，突然兴起一个神的观念来了，这表示普遍启示的一个反应在我们的里面。晓风姊妹曾在她的文学著作里面写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当我们来到海边，当我们进入山中，当我们静静地面对自然我们就不得要想起造物者，并且惊讶他的创造。”人看见所造的一切的时候，不是单单在自然中间看见自然的奇妙、自然的美丽、或象希伯来文化产生的惊叹赞美，或产生象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深思，逻辑和信仰的产生就从这里出来了，宗教文化的回应也就显明出来了。但最重要的是：诗篇第八篇所说的，看到大自然背后的那个你并看见我与你的关系。在这个伟大的宇宙的后面，有这个你我之间关系的觉悟，就产生另一个回应的重点，就是自我衡量。“人算什么”？我相信这句话比苏格拉底一生所有的思想更伟大，因为当他把人与宇宙作一个比较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人被造事是为了成为万事的阐释者。”（Men are created in order to interpret everything）阐释万事万物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天职。从希腊的人本哲学来说人是万事万物的标准，但这里不是如此，这里衡量事物，对一切的一切作解释的时候，马上接着第三句话出来了：“你派他管理一切”、“你造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这三节圣经把三个很重要的神学基础建立起来了，就是：一、普遍启示的回应（reaction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二、人产生的解释，三、特殊启示的更正（correction from the special revelation），这是基督教神学不可以忘记的解释，也只是一种人为的反应，只能把人对真理的认识作支离破碎的解释而已。这些对自然界宇宙中间一切一切的解释，乃是神普遍启示的一个反应，这是很本能的；但是，基督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特殊启示给我们一把钥匙，可以更正我们对普遍启示多有哲学性、文化性的一切解释。

“人算什么”这是人讲的，宇宙这么大，儿女这么小，怪不得说人算什么，从量来说人算不得什么。今天许多传道人就掉在这种错误的比较里面，所以一看灵恩运动可以使我的教会快快长大，马上就认为那就是教会的前途了！从量去看价值，从量产生错误的解释，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二十世纪哲学家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的，而神给我们的答案是：“你造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派他管理一切，你竟顾念他。”这不是大小的问题。

1、人权神授

人站在一个被罪玷污后的位份上，有可能准确地了解人性吗？答案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当一个人统治者或心理治疗者，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们必需从神的启示来看人性是什么，他才容易也比较能做一个真正的统治者或治疗者。因此，所有无神统治、强权统治、无理的统治、不尊重人权的统治，他们的失败并不是政治性的失败，不是文化性的失败，他们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共产主义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没有办法透过神的启示去了解万物，他们没有办法在统治中间达到真理的程度，也没办法真正明白什么叫作人权。当我们每次提到“人”这个字时，我们应当用非常凛然不可侵犯，非常敬畏的态度来讲人，因为人的价值太大了，人的价值高过一切的万物，一切的受造物都在人的下面，人太高超了。你应当超过历史的界限，时间所给你的极限，看见永恒中间神给你的价值。而人里面的潜在能怎么真正去了解他，然后去爱他，去教育他，甚至去统治他呢？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吗；在十五世纪末有个大教授，去访问一个小学校，当老师还没有叫全班的小学生起立、敬礼的时候，这位大教授先向这些小学生敬礼。这个老师说：“教授，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应该叫学生向你敬礼，你怎么先鞠躬呢？”他说：“不，我相信在我们德国的下一代中，可能就在你这一班里面，会有伟大的人物产生，让我先对下一代尊重吧！”果然就在那一个课堂里面，产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就是马丁路德。这个马先生，在小小的课堂里面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而一个教授预感到有一个大人物要出现了。我们今天能对一个小孩子有这样人性的尊重吗？对每一个过街的人，我们所轻看的人，能有人性的尊严吗？你对他内在被造的潜在能及潜藏的可能性，到底知道多少？

让我们来看旧约怎样衡量人，新约怎样衡量人，让我们一 2 圣经作基础来看人权。创

世记九章六节，这是挪亚出方舟以后，神提到的一句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人有多大的价值，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必要的衡量，就是：人=人。你不能说我杀死一个人，赔他五千块，因为人不等于五千块，你杀死一个人，你流人的血，你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里没有说，聪明人可以用聪明人的血流，笨人用笨人的血流，不！人血用人血流，表示人等于人，表示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等级之分，没有智愚之分，没有教育、社会特权之分，在这里人权是被肯定的，这是圣经关于人的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对人权柄的一个很重要的肯定。人的价值等于人的价值，这是神自己讲的话。

到了新约，逐渐启示我们另外一个对人的衡量，马可福音八章 36 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37 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大过全世界，这是新约的一个衡量。旧约给我们看见人等于人，但是还未告诉我们这个价值到底多高；新约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大过全世界。而耶稣基督自己把人性的意义表达的最尽致的时候，他对撒旦说：“退去吧！”他不让全世界的尊贵荣华，来夺去他专一敬拜神的权利，他自己行出来了！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有关人权的一件事情。

人等于人，人大过全世界，为这个缘故，对人应当照着神启示的原则去看，这样治理者才能站在尊重人的地步，把人当作人来统治；如果不把人当作人来统治，整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对人的了解，只能透过创造人的神给我们的启示，才能了解。圣经提到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可从西方面看出来：

- 第一、** 就是神创造人成为神的代表管理万有，这是诗篇第八篇、创世记第一章提到的，人是管理者，有“人超越自然”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人超过万物，人管理万物，人明白万物，人治理万物，也表示文化和科学的使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 第二、** 为我的名造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而造的。所以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自己的荣美。在这里道德责任和人可以成为神真理和美德的反映者，就很清楚的表明出来了。
- 第三、** 要人可以享受神自己，享受神自己的恩爱，人就成为爱的容器，在他的生命可以借着神的恩典进入丰盛的地步，享受与神之间的交通。
- 第四、** 人被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计划里有份，神愿意把他的工作，他的计划托付在我们的肩膀上。

从这四个大点来看，人是神而造的，所以人与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成很清楚的一件事了。

人被造的时候，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创造人”，这“形象和样式”在以弗所书四章就提了三方面的解释，那也是唯一一处圣经对神形象有很清楚的交待和解释，就是真理和仁义和圣洁。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看见人有理性、法性、德性，也就表现出人有三个最大的功能：第一是思考和研究的功能，即理性；第二是对公义和判断的功能，即法性；第三是善行和道德的功能，即德性。这样人的思考应当有自由，人的研究、人的公义的判断应当有自由，人在法律面前应当有法律的权柄和自由，人的德行、道德的表彰、良心的功能的发挥应当有自由，这是人权。

2、人权的根柢

此外，人还有一些本质上的特性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也是人与动物绝对不同的地方。

- 第一， 人的灵超性**（the spiritual transcendence），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神是灵，人像神，人就有灵了，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性的，这性灵、灵性就成为人文化功能的可能性，就成为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成为人的一个主要特点。
- 第二， 人的悟存性**，觉悟自己的存在，（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 existence）。对自己存在的觉悟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就是当共识产生出来，变成运动的基本可能。

我昨天提到当 人的尊严受到折磨，人的尊严同权利受到剥夺的时候，容易使人想起他下意识里面自我应当有的权利，而这种东西成为一个共识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社会运动。这种共识的产生，基于自我觉悟存在的潜在能，（the consciousness of my own existence），我是存在的，因为对自存在的觉悟，使我与非我作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我不是非我，非我不是我，这觉悟就是从这个永存的自觉的功用产生出来的，这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

第三，人的自主性，因为神是主，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有自由。这自主性也就是人之所以能自己管治自己，自己发挥自己，将他里面的一切返照在他自由行动的生活里面，这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另外一性质。

第四，人的创造性，人有被造的创造性（created creativity），就是由于上帝把创造性的本能放在人的里面，人才像上帝。所以当文化产生一个新的开端，历史有一个新的突破点的时候，当每一样的事情有新的成就的时候，乃是创造性正发挥的时候。而创造性是历史演进的起因，是时代改变的起因，是神形象很清楚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创造性追根究底还是被造的创造性，还要向神全然的负责任。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艺术家、作曲者，当他们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出来的时候，一定把时代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而那个时候就是神性在 人的潜在能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很清楚的形象，历史也就这样向前推动了。

第五，人的永恒性，人不但有悟存性、自主性、创造性等等，人还有一个永恒性，永恒性把这些本性和其功能归纳起来。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除非他的价值可以存留到超历史的地步，所以永恒性就变成了神形象一个很重要的反映，而这几个主要的本性和方才的理性、法性、德性喝起来，就是人权的所在，也就是人的尊严的基础。人之所以是人，乃是由于人是尊贵的，是荣耀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不因为人在物质方面比其他动物更小，就放弃了给人这方面的荣耀；相反的，神给人的尊贵和荣耀并不决定于物质的大小，而是决定于灵里的位份，而这些位份就是神本性的一个返照，所以我们是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感谢上帝！从这里我们看见了神所给人的地位，给人的位份，是人争人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清楚的看到西方历史中的民主有两个源头，而那两个源头若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看见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大汉民族也没什么用，我们的国家还是没有前途

前文提到，不要忘记是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不要忘记是民主呼喊耶稣上十字架，这些百姓因为声音大，就把真理遮盖了，因为人多了，就把少数人的声音淹没了。在民主的过程中，我们看见有真理被扼杀的可能，因为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的中间，所以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为民主而争斗时，不要忘记我们的民主观，与世界那些被罪捆绑的思想的民主观应当是不一样的。希腊人大喊大叫就决定把苏格拉底处死了，这件事引起了历世历代有正义感的人为苏格拉底抱了一个永恒不止息的不平，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黑格尔就曾经在年老时发挥了一些哲学思考，重新解说哲学历史的时候，给那些杀死苏格拉底的人，许多相当耐人寻味的借口。若你看黑格尔的哲学历史，你会看到当时社会环境使那些民主的声音不得不采取那样的手段，非要把苏格拉底杀死不可。因为从他们看来，苏格拉底犯了根本不可原谅的罪。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事情，我只告诉你，世界的声音可是可非，群众的声音不等于是真理，而基督徒如果看民主是从希腊的民主方式，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今天许多民主口号的楷模，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

3、人本主义的人权观

西方的民主有两个源头，第一个就是人本主义对人的评价；第二就是改教以后从神的道产生对人的评价。如果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产生的评价来看，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由民主带来幸福，乃是借着民主把很多的祸患和危害带到人间。在

文艺复兴时代（Renaissance），人类历史中间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好象再一次普照大地，振奋人心——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不断被这些宗教家所蒙骗？为什么要受宗教所埋没，以至没有办法发挥我们里面的潜在能呢？让我们回头吧！谁是我们的导师？就是古希腊的文化（the Greco-roman Achievement），罗马同希腊曾经有过的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在历史中成为一个可靠的模范！所以他们回味、向往过去曾经有过的文化上的成就，他们就试试看改造以下历史。这种民主和人权的观念若是从那里来的话，那么我们的看见就与神的道无分无关了，所以我们看见文艺复兴至少有四个重要的精神：

第一， 以理性为绝对可靠的工具而自信，而对自己充满信心。

第二， 古希腊的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成为我们今天可以模仿的楷模，可以追寻的轨迹；我们所要达到的乃是模仿古希腊所曾经成就的那些东西，所以以古希腊为典范，以理性为基础及绝对的工具，这是第二个精神。

第三， 以今生为目标，放弃所有超自然的事情，以今生为我们的要务，追求今生的成就。

第四， 以大自然为我们研究的对象，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要求。

以上四个主要的精神，基本上是违背了基督教神学的精神，也是违背了神的道及真理所启示的精神，所以文艺复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整个动态，严格说来是反基督教的。基督徒在各样的运动围绕我们四周的时候，应当非常有智慧的明察秋毫，懂得分辨，不随便跟人家跑。我们也谈民主、人权、公义，但谈的不一样，我们所讲的公义，不是罗马法律中间的义，乃是神永恒计划中的义；我们讲的民主不是法国大革命那种胡闹的民主，乃是神在永恒中，从神性的尊严和公义所给人特权的那个民主。因为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见人文主义因此抬高了，而我们看见在历史中最后的这个时期有三个很大的运动，在世界看来第一和第三很重要，第二不重要；但在我们看来在两个大运动中间的那个运动最重要。这三个运动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其中文艺复兴是在宗教改革以前，宗教改革是在十六世纪，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间继之而来的乃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在这个运动中加了一个宗教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改革的归正运动，回到圣经的运动。在这里我们看见以理性为工具，人很自信的走一条好象永远不必回头的路，只有回头看希腊，向前看似乎有无限远景，那种态度很傲慢。而文艺复兴最高潮的时候，就从达文西的思想表现出它的精神。从意大利北方的锡安娜、佛罗伦萨知道罗马，从文学、艺术等方面我们看见都正在继续不断的进步，到了达文西的时候，蒙娜丽莎变成了一个代表。你注意达文西的画表达一种很深奥的智慧，和一种很难猜的微笑，所以那很深很深的奥秘，就隐藏着一个很有自信的得胜（self confident victory）。这自信的得胜就从蒙娜丽莎看着远方的眼光极其微笑表现出来。当你注意蒙娜丽莎的背景的时候你发现中古时代的敬虔与超自然的东西完全不见了。达文西有一幅草稿，就从他的草稿书里出来的，画的是大自然中间的一个人，那个人伸出手来，摸到这个世界的边缘，而手垂下来的时候就站着，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精神。人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整个活动以认为中心，人是得胜的，所以蒙娜丽莎就笑了。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一个代表智，一个代表勇，一个代表仁；西方文艺复兴的后期（Higher Renaissance）已经进到最高峰的地步，就这样表彰出来了。你要看力的表现，就看米开朗基罗在外面的表达；你要看美、柔的表现，就在拉斐尔的圣母雕像（Madonna）里面看出来了；你要看人生智慧的表现，就在达文西的思想看出来了。而这三个人正是集大成者。你看见整个艺术变化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太自信了，如果你再研究索罗金（Sorokin）对这些文艺的评价，你就发现索罗金其实是从反面的眼光来看。

我们看中古时代一直到现在的艺术发展，乃是从崇高的向无限界的灵体发出的敬虔，直到现实界的写实，完全变成简陋无道德的写照。所以索罗金说，你看现在的绘画，画的是什么东西？很奇怪的，如果你研究艺术哲学，会发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面，艺术就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到了达文西的时候，艺术就是心灵的

活动；到了现在的时候，艺术就是感觉的表达。在这些艺术哲学变化的过程中，你看见那些永恒的、有灵性法则的、超自然的方位慢慢不见了，慢慢失去了，在 EL Greco 所有人的躯体的绘画中，你看见他特别把中线拉长，把横线缩短，把中线拉长是要建立一个与神之间，那个威严的距离，及人与神之间那个敬虔的表达。在十四、十五世纪的绘画中，你看见故意把手指拉长，然后把眼睛向上，使人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中间，向永恒界发出无限的敬畏同向往，这些东西在二十世纪里面你看不见了。二十世纪的绘画里面只有普通的市民、自然的风景、几朵花、在街道行走的人。而那些风俗习惯、语言、服装、颜色、布景在歌剧中间表现出来了，特别是歌剧，连音乐也放进去了。当你在看一张画的时候，你不是单单看颜色，你也要看画的背后哲学家表达什么，伟大的艺术把某一种道表彰出来了，这道就是要道出他里面的感受。

回到刚才的普遍启示，神在大自然中启示人怎样把他解释出来，这个解释就透过心灵，加上所谓的技巧，而成为对哲学的引导或对艺术的表现。所以在书市上，毕加索挥东挥西的乱画，来表达他就是创造主；而二十世纪许多的画家，他们也都想把大自然解释成他们主观经验的表彰，他们感觉的反应。文艺复兴就在这些高派的艺术家结束的时候作了一个总检讨，总其结果就把神的恩典、永恒的价值全部排挤到人的思想外面去了。在文艺复兴中看不见神的地位，在文艺复兴的总目标中看不见超自然的地位，你看见的是人的尊严被强调了，人可能达到的成就被强调了，而最高成就的人竟然是那些道德败坏得不得了的人。米开朗基罗和达文西都是同性恋，当我站在意大利米兰城市达文西的铜像下面时，我深思、归纳、闪过了对历史哲学、艺术哲学总反省的时候，我的心非常难过，这些人和那些最伟大、最尊重人性、表彰人性尊严的人，竟然是对人的尊严并未有真正了解的人。九年前梵蒂冈允许日本一个特别的团体去重新清理他们的整个教堂、天花板和那些画，都重新恢复原来的面貌。但有一件事我很难过，一部分用来遮盖裸体的东西，现在都要脱开来了。我相信文艺复兴这些人都有伟大的成就，我们试图将人性尊严发挥尽致，但他们对人性尊严真正价值的了解还是离开圣经的。

我们谈人权是谈堕落以后的人权，或是谈人原造时的尊严？我们谈人权的时候，是透过那一个眼镜，那一个导管去了解人到底是谁？这世界的历史向前怎么走，神知道，我们常常模糊不清但我们可以摸索到基督徒当做的是什么，而不是跟着世界走。

4、改教运动的人权观

现在请大家注意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的贡献，和此运动与人权问题的关系。十六世纪的改教——同十六世纪以前的文艺复兴。同样的正在寻回人所失去的尊严，这方面我们肯定，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无论马丁路德、加尔文或慈运理，这些人都在寻找人的尊严，所不同的是文艺复兴从希腊有过的成就中去找回人的尊严，而改教家要从神的启示去找回人的尊严。希腊的成就就很伟大，我很矛盾的，说，这些大艺术家的作品，我不但喜爱而且曾好好去研究过它；我感谢上帝，人间曾经有贝多芬这样的人，虽然也是花柳病者；我感谢上帝，人间曾经有达文西这样的人，虽然他是同性恋者；我感谢上帝，曾经有过舒曼这样的人，虽然他是跳河自杀者；我感谢上帝，这世间曾经有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人，虽然他也是同性恋者；我感谢上帝，这世界曾经有弗洛伊德，虽然他是反对上帝的人，但是他们从许多普遍启示的反应中，看到了许多基督徒没有看到的事。虽然如此，他们的解释，他们所有的成就，还需要借着特殊启示的价值观重新衡量，重新批判，而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还没有结束。我们一方面为他们感谢上帝，一方面也为他们惋惜，因为这些人没有尽量好好利用神给的特权、潜在的能力，达到最完善的地步。

把这些人中最伟大的成就，把这些最伟大的人，和耶稣一比的时候，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人的历史文化中间所有的气质，他们所有成就的背后，有人性的败坏，与耶稣一比的时候，你马上看见了质的差异。而这些改教家要讨论人的尊严的时候，他们乃是回头好好

思考什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天主教在改教以前的解释，和改教以后改教家给我们的解释，以最近的发展，给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太大了，人一切的成就、研究、发挥、都不能脱离对人性本身的了解，而对人性本身的了解不能脱离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个是以神为本的启示，另一个则是以人堕落后的理性为本为出发点。今天我们看见政治家讨论人权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没有办法脱离已经堕落了理性给他们带来的玷污和曲解，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去。

圣经提到的人是怎样的人？根据奥古斯丁的思想，我们可以用三条线把四个范围提出来，而如今这也变成了更正宗（台湾改革宗）的神学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堕落线	救赎线	成全线	神永远的计划
创造	1	2	3	4

这三条竖线分别是：第一、堕落线；第二、救赎线；第三、成全线；当中这一条救赎线是神永远的计划，在这永远的计划里面，神曾许可人堕落，这不是他的计划，却是他的许可。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有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这是历史的中心点。在历史的终点，有神照他旨意所要完成的。但在创造与救赎中间，曾经有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人的堕落，这是新派神学、无神论、现代知识份子、进化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无论在教外、教内，如果你否认了这个，你的宇宙性的解释，就没有办法脱离罪所带来的玷污和必然的错误。我们中国社会的知识份子，特别是基督徒，很可惜的就是没有正统神学的训练，所以搞了大半生还是模模糊糊的抓，如果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你就看见人研究的结果所带给我们的贡献是大得不得了。这个堕落线是存在的，虽然被进化论所否定，被共产主义所否定，被唯物论、新派神学所否定；但堕落线的肯定却使我们免去许多冤枉的道路，使我们的神学一直走在正轨的里面。凡是否认堕落线、否认历史事实的人，都一定落进了空虚的乐观主义的思想形态里面，把乐观的未来未来成就当作是肯定的方向，而不肯接受着曾经有过的堕落线，这是进化论的一个副作用，已经侵犯到文化的各阶层。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面，有这种乐观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学影响到史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社会进化思想，这是侵犯到杜平根学派、也影响了一些新派的思想家，特别是象 Adolf von Harnack , Wilhelm Herrmann 这些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再进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里面，变成政治性唯物论和进化论思想，以后这些东西都同样在教内外形成了一种虚假的乐观未来派思想，而这些人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因为没有发现人真正的弊病在于人在历史中有过的堕落。

原造的人是怎样？堕落以后的人是怎样？救赎以后的人是怎样？在永恒中间成全的人是怎样？在创造时原来的自由是怎样？堕落以后人的自由又变成怎样？救赎以后耶稣基督把真自由给人以后又是怎样？在永恒中间人的自由又是怎样成全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再犯罪了，那个时候永永远远与圣洁的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再堕落了。创造后的自由是未经过考验的自由，即第一个自由，第二个自由是被罪损害后的自由，第三个自由是被救赎后的自由，第四个范围的自由是被救赎而成全的自由；这样，谈自由的时候，不是单单空谈一个很平面的东西，乃是了解超历史的神的启示。照样，人权也是如此，当我们谈人权的时候，要注意神原先给人什么自由，然后堕落以后我们的自由受到怎样的损害，在救赎以后人可能达到怎样的地步。今天时间不容许我们作很深的思想，我们就从圣经提到几点基本人权的问题来看：

5、七项基本人权

第一，人有存活权，人的存活权从哪里看到呢？人的生存、动作、存留、气息、生命，都靠耶和華。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古肯定了这件事情，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

在乎他。上帝赐人生命，不是要人的生命随便受轻慢，手亵渎，神把生命的权柄给人，神要人享受这个存活的权利。所以若有误杀的事情，或有不公义法律制裁的事情，神为以色列预备了逃城，这表示存活的权利是神所尊重的。当有人诬告你的时候，上帝说，不准单单一个人作见证，免得你受了误杀；要有许多的人见证，表示神尊重你的存活权。这样，人的权利和人的生存连在一起，所有的法律不能随便对待一个人，剥夺一个人存活的权利。因为神是尊重人存活的权利的。“你不可流人血，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句话斩钉截铁的讲出来，把绝对性告诉我们，神尊重人的生命，神尊重人的存活，神不要我们流别人的血。当然这还另有些枝节要讨论，就如那些在战争中杀人或遵行政府法律当刽子手的人，他们下手杀人怎么办？今天不讨论那个情形，那时伦理学的范围，我们讲基本人权的问题。

第二、人有信仰的权柄，人有向神敬拜的权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清楚的看见了：神给人相互性沟通的本能，这本能乃是从人与神之间的相关性产生出来、显明出来的（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God is the relation nature of communion）。所以上帝为人预备了安息日，使人在安息日何以享受神给人的安息并与神交通。当以色列人的这个权利受侵害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你去站在法老的面前，对他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好叫他们侍奉主，好叫他们敬拜上帝。所以这是敬拜主、侍奉主，敬虔的宗教权利的保留。我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无论是在政界的人，在民间的人，宗教的权利根本不是政府给的，宗教自由不是政府给人的，政府没有资格给人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人原有的，不必向政府乞求宗教自由，因为连政府的权利都是神给的，而在给人任何权利之前，神早就给人宗教自由了。人是神造的，人对神有敬拜的自由，这是信仰的权利，人可以照着良心所领受的，对真理和信仰产生的了解，产生敬拜的生活。

第三、人有工作的权利。发挥才干乃是从创造性产生出来的，你里面有哪种才能，你有哪种发挥才干的可能性，你应该把他发挥出来，选择一个合乎你所领受的，从天而来的天赋才干，发挥你里面的潜在能，这是工作的自由。“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的事情顺利，你可以吃劳碌得来的，你们坐在你们亲手所栽种的果树下面吃果子、乘凉、来享受你们所得到的，人有工作的权利，人有享受工作成果的权利。共产主义把人类的历史剖成几个范围：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制度。我从前是在共产党学校读书的，我念过这些东西。当你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的时候，你是各尽所能，各取其值；而后升到最高境界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你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真的吗？当波兰人发现有一辆火车倒了，出轨了，他们争着去看火车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同胞为什么挨饿，因为所有的面包都运到苏联去了，他们不能吃劳碌得来的，他们发现他们的人权受到太大的侵犯，所以罢工的浪潮就开始在波兰实行出来了，波兰的工会赢得了对世界有影响力的胜利。如果“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想共产党从罢工开始，也要从罢工结束。“全世界工人起来，挣脱你们的锁链！反对那些剥削你们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家！”1848年共产党宣言这样说：“你们如果失败了你们没有损失，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财务可以丢，所以无所失，所损失的就是你们的锁链”！多具有煽动性的话语！马上如活燎原，全世界翻腾起来，结果我们看见以罢工起家的，以罢工结束。结果波兰产生很大的运动，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劳苦工作得着果效的权利被剥夺了，怪不得神学家田立克讲一句话，他说：“共产主义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敌手，竞争的敌手”。共产主义严格说起来，不过是更加自私的、集中的、一种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只不过资本家叫作邓小平、杨尚昆等等。现在全世界在过去的五十年，许多的政府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认为许多公有制、国家公营

的公司都要亏本，把他转成私营的时候，比较容易发展。我也不完全赞成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堕落线以后才需要的，人有自私之心，共有的东西常常变成没人管的东西（Something or anything belonging to everybody means it belongs to nobody）。所以公共厕所最臭，一切的一切变成公共的时候，马上就变成麻烦的时候。

第四、有婚姻和建立家庭的权柄。享受人伦之乐，尊重婚姻是圣经清楚的教训，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句话是人权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你有权选择你的配偶，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家庭，这是人的权利。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没有明文规定，信与信的或信与不信的、或不信与不信的，只要是人，夫妻都不可分开。所以连不信的人当他们建立家庭的时候，你也不可分开他，也要把他当作是神配合的。神造男按照他的形象，神造女按照他的形象，当婚姻被尊重的时候，家庭成为一个固定的单元。这儿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婚姻，无论信主的、不信主的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这是社会组成的一个基本的单位。人可以享受婚姻的权利，而在婚姻的当中包含了人在婚姻以后所带来的责任，我们应当遵行。

第五、人有享有私产的权利。圣经在十条戒命中提到，不可贪别人的财物，不可偷窃，这给我们看见神尊重人享有私产的权利。虽然这其中对得财之法作了许多的教导，但是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有了私产的时候，神是不许可别人用各样的理由来随便抢夺、剥削的，这是神所不许可的。

第六、人有在社会中享受公正的权利。所以公义性，就是法性，是存在与人基本的本性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样我们要享受公义的果子。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表示你与人之间要公义互待，这是社会的基础，这是伦理的基础，这是人的权利。我们享受国家的保护时，不要忘了向国家缴税，我们有当兵的责任，所前几天我提到施洗约翰没有向那些拿兵器的说：“放下你们的刀剑，不要当兵了，这是杀人，违背了十条戒命的第六条”。没有！施洗约翰对他说：不要用你的强权，滥用你的权利去侵吞别人的东西，你有的你就要以为足够。表示这个社会中间，我们有授与受之权，在社会中间我们有与人交往、判断公义的权利。

第七、人有言论的自由和本着良心行事的权利。圣经提到，每一个人要按他的良心行事，按照他的良心来说话，虽然圣经提到良心要更新、洁净，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这样我们要讲真话、实话，把良心里面所感觉到的讲出来，这是我们的权利，是人的责任。而旧约特别提到一句话：你要作瞎眼人的眼睛，你要作耳聋人的耳朵，你要为哑巴开口。这些话都是人权最重要的根据。当你看见一些人被压迫，没有办法讲话，并且被侵吞发言权的时候，你作基督徒的要代替他发言；当别人有眼不能看的时候，要作瞎眼人的眼睛，代替他看；当别人有耳不能听的时候，你要代替他听；这是表示神何等尊重人。当我们从圣经看见，神对人是这样尊重，并给人自由、给人权柄，用这些来建立我们的政治观念，用这些来建立、预备，我们以后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就不会象世界的人随便用他们堕落以后的理性，去达到种种政治目的；而是以正义、以真理、以公义、以神的道，作我们的光引导我们。

6、结语

昨天我们提到了共产党的不一致性，我相信不单共产主义，所有世界的政权常常落在那个不惯常、不恒常守真理的心里面。这个世界已经达到一个地步，利害常常遮盖是非，利害又遮盖善恶，所以利害关系就常常被摆在是非及善恶的关系面前；只要对我有利，不必谈善恶，也不必谈是非，就以利害来决定这一切。我们基督徒不能如此，我们基督徒要把神的宝座放在前面，把人应有的权利放在前面，直到把人合理的互相的关系提出来。所以圣经

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 13：7）这些话很重要，这是表示对人应当有的权利要尊重，要公义。中国人呢？当惧怕的不怕他，当恭敬的不敬他，当交的税逃掉它，不单是中国非基督徒，连中国的基督徒在那四个当中当不起，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有时想中国人实在是非非常吝于尊重并赞赏别人。特别是比我后生的，为什么我要尊重他？我没有骂他一顿就很好了。如果人有成就，你如何看？外国人说：他配得的！表示对别人权利的尊重，应该得的要给他。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些事上敬畏上帝，了解神为人定的权限在哪里，好好做人，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世界的洪波大浪会把神永远的旨意消灭掉，不可能！特别对我们这些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期的人而言，意识形态的一个实践的场地，已经教导我们所谓在现代中的人，是何等愚蠢的把自己放如那些错误的圈套中间，但是你不必惧怕，神还坐在宝座的上面。

如果波兰需要十年才有一些成果，才获得人权，我们看见神可以使东德不需要十年，十个月就够了；如果神可以使东德十个月就够了，神也可以使捷克十个礼拜就够了；如果神可以使捷克十个礼拜就够了，也可以使罗马尼亚十天就够了，你听懂了吗？波兰十年、东德十月、捷克十周、罗马尼亚十天，可能北京十小时就解决了。我刚刚在香港说，你们怕挨不过九七吗？真正怕的不是你们，是邓小平。我想他大概挨不过九七，还有七年他还会活吗？当他那天讲：“香港收回以后，五十年不变”。我心里想你这句话几年以后会不会变都不一定，你还要保证香港五十年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永在永活的神。我特别要为一个人讲一些话，这个人叫吉米·卡特，吉米·卡特被认为是一个懦弱的基督徒总统，被认为是把美国声望降低到很低的总统，但我要为他讲一些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争取人权不遗余力。卡特在任时期，好象看不出对美国有什么贡献、成就，经济有许多的衰退，但是卡特在国际上争取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权不属内政”，人权是一个国际事务，这一点他大大成功了。人权不是内政，你可以关起你的门来打你的狗，但，你不可以关起门来打你的百姓，人民是公有的，人民是普天下共同要尊重、保护的，在这件事情上，卡特的基督教精神是表现出来了，感谢上帝！

现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台湾，求主怜悯，当香港面临人权危机时，香港的基本法作出来了，香港许多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再作什么样的反抗了，只有任命运摆布的消极态度，弥漫着整个殖民地的香港。当时我们为那边祷告，为大陆祷告，特别是基督徒在这动荡不安、变幻无常的社会中间，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人性的尊严，我们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愿主兴起更照神旨意，更了解神心意的中国未来的执政掌权者，特别是大陆，好把历史重新用神的真理重建，使中国人有更伟大的前途。

四、法治

经文：罗马书十三章 1~7 节

- 1、在上有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
- 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 3、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 4、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 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 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代管这事。
- 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现在我们要讲的题目不是法治，而是基督徒关于政权的观念。基督徒怎样在这世界中认识这世界上的政权呢？我严格的说，世上没有一个国家配称为基督教国家，如果我们把世界上许多基督教徒比例较高的国家，或许多百姓生来就因国教的缘故受洗作教徒的国家就叫基督教国家，那么，严格的说，乃是不明白真基督徒是因圣灵的重生而进入天国的。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地方，他们信主重生的人比例很小。今天在印尼全国百分之七、八十是回教的地方，作礼拜的人的比例可能比西德还多。一九六九年西德作礼拜的人数是百分之三，而瑞士是百分之二以下；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统治，共产政权之下的波兰参加弥撒的比例是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五。所以我不能随便说这是基督教国家，那是非基督教国家，因为神的国是在神的奥秘中间，神的国也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地上有这么多政权，这些政权的存在是根据什么？这些政权存在的功用是为什么而有的？

一、政权的来源

在 Karl Barth 那个时代，为了反抗纳粹的政党，他们就提到这个很重要的话：“在堕落以后神许可政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执行公义”。所以为了公义的需要、义的执行，在这个罪的世界中政权存的需要。如果我们从全本圣经的思想，无论是保罗的思想、彼得的思想，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那些很纯正的思想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积极承认政权是必要的，这件事情是不可否认的，这事符合圣经的。所以加尔文说：“最坏最坏的政府，还比没有政府好，无政府状态绝对不合神的心意”。有政府而不能达到神的心意，仍然在一个有政权至少能维持某一部分公义的原则下，这是神所许可的。所以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什么都不能作的、不自由的世界里面，你是很不幸的，但是加尔文说，这比一个让百姓为所欲为的政府还好。如果你活在一个什么都不可做，什么都被禁止，许多禁令、不合理的规条把你约束在中间、暴君统治下，好过有一个政府许可你尽量滥用你的自由。这里给我们看见罪性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所以神就许可在犯罪以后，人的社会里面有政府这个东西存在。因为这个缘故，罗马书十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从，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拒绝的就自取刑罚。这些话语从字面上来看，可使人感觉基督徒只有顺命的责任，没有其他反应的可能。我们若要探讨到底有没有不对的政府，或不合神心意的政府？做一些回应和反抗，是不是就不符合上面这段圣经呢？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从精意去了解圣经，不是从字句去领受圣经的话语，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所以透过有限的字句，我们可以深入其中的精意，去看见神的心意，是更深刻、更广泛还有更正确地引导着我们。

从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到韦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语言是很有限的，在韦根斯坦的名著《哲学论从》里面（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也就是韦根斯坦早期的思想里面，他是相当偏向唯物的，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了无论什么语句都是没有资格完全概括真理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早就看到这个原则：超过语句的那个“精意”，就是圣灵更丰盛的意念，是不被有限的字句所捆绑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中我们要作很深入的思想：如果“所有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抗拒掌权者就是抗拒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四层意思在里面：

二、政权的真义

第一，一切的政权都是从上帝的来的，表示神许可政权的在，让政权的制度维系在这个没有被救赎的世界里面，这位上帝许可人去设立、维持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因为人间需要政府，这事犯罪的世界里面一个必要的非完整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完全的、不绝对的，但却是必须存在的东西，是神所许可而设立的，因为一切的政权是从上帝来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永恒的中间我们看见，从以赛亚书基督论的后一段我们看见：“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当耶稣基督担任这个政权的总责任的时候，这世界政府的存在就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了，到那个时候一切的政权，将落在真正掌权的万王之王的肩头上。在

他的肩膀上，一切的政权被他担负起来，但是当基督没有来以前，这有罪的世界没有得到完整的救赎，和神的成全工作没有来临以前（before the consummation），还需要政权的存在，所以神许可政府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从圣经这句话得到的一方面的亮光。

第二、一切政权都从上帝而来，表示没有一个政权的权柄会高过上帝，所以上帝是政权之上的权。当基督徒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更深入从字句跳到精意里面，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政权中间把我们对权威的绝对完全投入交给他们，权柄需要投入、顺从，而这个价值观的高峰不是敬佩而是敬拜。敬拜的意义就是承认最高的价值，面对最高的价值产生绝对的投入，这个叫做敬拜。我们对次等的权柄只能有顺从，要尊敬而不是向他们敬拜，所以敬拜与尊敬是不一样的。这一段圣经结束的时候说：“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敬拜神尊敬政府，在二者之间政府占的是次要的权柄，神占的是最高的权柄。历代的圣徒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但以理在一般行事和日常生活中间，他所服事的政府与他的信仰没有冲突时，他是办事精明的政府人员，他是与政府的决策没有矛盾的一个忠心的国家官员，直到这些政权要抢夺神的绝对性、地位，要把敬拜权向他们投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妥协了。所以我们顺从政府是应该的，把政府当作上帝敬拜是不应该的，因为政权是从上帝来的，表示上帝是在政权的上面，这是这句话第二重的意思。所以凡是没有违背神，也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没有违背神心意的所有政府的规条，我们都应当尽量去遵守，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犯法，因为犯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也不等于犯法。

圣经给我们看见政府有时候颁布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条例，越过公义的原则，在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智慧和基督徒对神的顺从，要高过对法律的顺从。当法老王说要把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都杀死的时候，那时摩西的母亲就故意犯法，但不是犯罪，把小孩藏了三个月，我不能想象把摩西这么健壮的婴孩藏三个月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他不需要麦克风就可以把哭声传到四周了。但这个犯法乃是必要的、合理的，乃是对神的敬畏超过对政府的恭敬。

当恭敬的恭敬他，也包含了不当恭敬的不必恭敬他，在政府的条例中间有一些不当恭敬的，也是违背神的心意、神的道的，你就不必恭敬他。而民主泛滥、自由泛滥的结果，可能把堕胎、同性恋、吸毒都当作国家合法的法律，那时基督徒还是要抗拒这些“合法”的规条。世人所谓的法治是一个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所谓法治的背后有很重要的事情——谁立法？根据什么权柄立法？根据哪一个标准立法？而立法者的本身对法的了解及对法的依从是根据什么样的权威和原则？因为所有立法的人，本身在神面前是罪人，只有从神的道才可以看见最清楚的原则及人的不可能性在那里，否则你就在这犯罪的范围里面，以理念代替实体，以犯罪以后之人的理想代替那真正的真理。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先知对君王所作的斥责，先知对时代所作的预言，先知勇敢所讲的话语背后有很重要的总原则，就是神的权柄在人的权柄之上，神的法律在人的法律之上，神的审判在人的审判之上，神的公义在人的审判官的权柄之上。他是万王之王，万先知之先知，万祭司之祭司，万法官之法官，万政权之政权，这些东西都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那绝对者在相对界中的干涉，绝对者在相对界中的领导地位，而这个绝对者在相对中间是隐藏的，好象看不见，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那个更高的原则；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中，好象把那个看不见的最高原则活出来的时候，被称为怪人，那也不奇怪，因为世界上发疯的人，往往就把正常的人当作不正常的。

第三、一切政权都是从上帝的来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权有一天都要向上帝负责任，这些政权所决定的一切不是至终的，这些政权所执行的一切决策不是最后的，乃是有一天要向上帝负责，这样的事和原则，在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特别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作为人子的时候，以降卑者的身份在那些自高者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审判与被审判者之间是颠倒过来的。在使徒信经里面有一个名字是坏蛋的名字，但每个基督徒每个礼拜要念一次，姓彼拉多的，这个彼拉多先生凭着什么资格，全世界这么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要念他的名字一次？这个彼拉多先生

坏透了，就是他刻意表示洗手不干，却干了最不应该干的，把耶稣交给犹太人钉他十字架。但是我在想，当耶稣面对彼拉多的时候是整个人类与神之间的关系最清楚、最简要的一个写照，彼拉多是那传统的，长期希腊智慧的结晶，加上公义、法律、罗马帝国君权与政权、智慧与哲学与宗教配合在一起的综合表现，这是文化的最高峰。（The long tradition of Greek philosophy and wisdom plus Roman law,civilization,and military power,mixed together,is the appearance of Pilate）彼拉多站在最高傲、自义的宝座上面；人的最高的地方与神的最低的地方有一个际遇（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humble God and arrogant man）。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你可想象他站在那里安静的模样，我很喜欢匈牙利画家的一幅画，当耶稣站在彼拉多的面前的时候，他那从心境所表现出来的面容，就是那受苦之子在不义的审判之下有那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安静、稳定的表情；而这个正在审判他的彼拉多，有世界政权的衬托，却没有内心安定的那种神情，此二者表现出来很大的对比，在这幅画面前我可以站几个钟头慢慢想，然后把神学、政治、哲学、军事、法律都加以整合，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整个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忽略，就是整合（interaction），怎样能结合、整合一切，把大的、小的、天的、地的、永恒的、现实的、暂时的、绝对的、相对的、琐碎的、所有的，都结合在一体，然后用神的道看这一切？柏拉图说：如果有人能把最大的和最小的，最大的和最大的、最小的和最小的，全部拼在一起，我就很甘心情愿的跟在这个人后面。

我们今天很多的知识，我给它一个名称就是支离破碎的知识，毛泽东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生活，许多科学家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尼克森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连雷根的家庭生活也是支离破碎的，他就任总统的时候是找牧师来祷告，行白宫权势的时候，却要问一些星象术士。很奇怪的，李登辉总统证道的时候，许多人攻击他，但是西德 Stuttgart university 的一个叫 Kurt Koch 的教授，在一九五零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邪灵运动这一方面的事情，他的教授吓了一跳，他说：你知道吗？这样的题目已经五十年没有人写了！他写了不久之后，邪灵就真的更运动了。Kurt Koch 提到一件事，许多所谓基督教国家的元首，他们羞于对人家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做礼拜是落伍的事情；等到决定国策最紧急关头的时候，许多西方所谓科学时代的元首，却常要到术士面前、法师的面前、及那些接触邪灵、符咒的人面前，到乡间去问他们应怎样决定，就象扫罗到隐多珥去见巫婆一样，这种情形历世历代到现在，换汤不换药，都没有改变。而李总统敢勇敢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信神的人，竟然有许多人要反抗他，很简单，就象上帝对撒母耳所说的，他们不是反对你，他们是反对我。你发现你和人谈什么都很客气，一谈到耶稣他马上就变脸，这表示里面有一个灵在抵挡另一个灵，你说这是真的吗？许多西方最高领袖一碰到困难就去找术士吗？是！事实如此！你说，那么共产主义就不用找术士？不必，因为他们里面早就有那东西了，所以他们不需要，他们的政权的背后是从神而来的，但神允许某一个灵来给他们一些权柄，所以连给他权柄的那个灵的权柄，还是从神来的，这包括一切的权柄，不单单政权是从神来的。

如果保罗仅说一切的政权是从神而来的，则还未解决问题，一切掌权的，连空中执政掌权的那个权柄都在神的权柄之下，最高之权在神的手里，因为这些掌握政权的人，他们无法逃避有一天在神面前受审判，当彼拉多对耶稣说：哼！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不知道我有权柄办你？当这样骄傲的话语把自我意识中那一个好象理所当然的权柄摆出来的时候，耶稣如何回答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不是我父把权柄给你，你就不能办我了！”看你今天要怎么办我，有一天却是我要办你。耶稣基督对那个祭司长说：你们要看见 人子再来，与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

“一切政权都是从神来的”的第三个意思，就是要向神交帐，那时君王、将军、大富人士、所有的贵胄、有权势的人都要说：“大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吧！因为我们要见这位正在发怒的羔羊”。“你要以嘴亲子，因为他要发怒了！”那一位曾经降低甚至在彼拉多前受审判的主，乃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暂时在暂时界，在有限界中间愿意受屈辱、忧患、不义的

审判，而他却是那公义的本体、有位格的本体，也就是真理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The subjectivity of the reality of righteousness in person is Jesus Christ），他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不公义者如何作公义的表演。每一个位格在神面前都是暴露的，你可在希伯来书四章 13 节看：“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十字架是一切位格不得不显露自己的地方，在十字架上上帝把他的心剖开来，告诉世界上的人说：看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众人。十字架也是基督把舍己救人的心意向人剖开的地方；十字架是坏人把他们对真理的抵挡，对基督的反对暴露出来的地方；十字架是撒旦把它邪恶和不义显明出来的地方；十字架也是爱主的人在下面为主的缘故，想到自己与主的关系而痛哭流涕的地方；十字架是一切位格暴露自己心意的地方。当耶稣做人卑微降低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显出他的卑微，显出他是忧患之子、受害而不反驳、受审判而不自己辩护，受鞭打、受审判、被捉拿而不用任何的武器保护自己，他就在那里看每一个位格怎样暴露自己，怎样彰显自己；这位基督，有一天这些政权都要向他交帐，都要向他负责。

第四，一切的政权都是从神来的，这要从动性的观念去看，不要从静性的观念去看。所谓动性观念（dynamic interpretation, dynamic view）和稳定性观念（steady view）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动性的解释法呢？因为一切政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能够革命成功、推翻政权、产生新政权也是从神而来的。这就可以解释基督徒可不可以革命了。政权是犯罪以后暂时性的一个必须品，而这必须品，神曾给它一个非常荣耀的名字，叫作上帝的差役，上帝的用人，是上帝所命的。权柄是神所赐的，当我把这个政权推翻掉以后，我就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这个政府还是从神来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包括新的政府，所以这句话的第四重意思并未否定革命的可能，革命的可行性并未被这句话推翻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没有违背神的旨意，那是很伟大的革命，在亚洲最广大，最多人口、最悠久历史的大洲上，建立了第一个民国，太伟大了，这股力量不是非基督徒的力量，而是基督徒的力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以基督徒的身份革命，他革命成功是神给他成功。我想当时世界上另外一个年轻人，最妒忌孙中山先生的，就是毛泽东，他妒忌孙中山：为什么我迟你这些年？所以我要尽可能在你成功之后，再把你的旗换成我的旗，你的党换成我的党，你的王座换成我的王座，免得我妒忌下去会很痛苦。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看看每一个人内心犯罪以后，本性中想过些什么，作一些“妒忌历史”的总记录，那是很有趣的。

我个人给苏卡诺的心理历程，做一个很简短的描写，苏卡诺很盼望作印尼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三人集于一身，而大概在印尼的那几十年中，就可能又开国又建军又变成共产党，他希望就在他还没有死以前，三样的功劳都可以一个人掌握，所以他盼望终身作总统，就可以经历这三个时期，他用这种心态来建立他一生的王权。而毛泽东有他另外一个心态——为什么是你不是我，为什么是你推翻了帝制，我不过比你年轻一些。耶鲁大学一个大教授曾经在中国教过书，而他教书的地方就是毛泽东长大的地方，他讲一句话，如果毛泽东过去在我班里，中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哇！这句话太大了，我不知道您的班上有没有一个毛泽西！昨天林治平教授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教神学造就出来的人，我们基督教的思想家，是不是能实实在在地面对这个世界、影响这个时代，我们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自命清高的人，能不能在你的学生中间、你的职位所在的地方和你的社会场所里面，把基督教的影响带进以后能左右这个世界的那些关键性人物的行动中，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曾以福音派的身份，争得了全世界不得不公认的世界复兴历史的权威的座位。李登辉总统是中国有史以来在最高位，而勇敢的把基督徒的身份及信息讲出来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

所有的政权都是从上帝的来的，所以基督教没有否定革命的可能性，但圣经没有说所有的革命都是从上帝的来的，革命若成功了所产生的那个政权仍是神许可的。但革命的本身常常不成功，这表示神并不许可或印证每次的革命。我并不是告诉你可以不择手段的革命，特

别是基督徒，不可把神圣的革命拿来随便玩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政府完全五体投地的降服，没有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行事的原则完完全全的赞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被造，有神性的形象及样式，所以每一个人被造就象一个小神一样，象神不是神，因为象神就有某一种神的记号在里面，所以批判性、审判权是神的权柄，我们也有这个批判、审判别人的可能，因此你做的多么好，一定有一些人不喜欢、不满意，那不满意正是在使用神形象的某一部分来作批判的工作，这批判也是人权之一，所以你不满意这个政府你就革命，那会变成怎样的社会呢？若你真的感到神要你革命，而你真正清楚主在引导你，你好好祷告，求主给你对真理有足够的认识而后去做，盼望你成功，如果你不成功，我盼望有机会去监牢看你。一切的政权都是从神来的，神命令了，神把他们当作他的差役，把他们当作他的用人，那么这段圣经不是单单提到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这个地方给我们特别提到正面的政府功用，这个正面的政府存在的作用，就是义的执行，这是神许可政府存在的一个特殊的功用，在这儿给我们看见，上帝许可政府存在，为了要赏善罚恶，我们看见所有的政权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有一些政权不承认这句话，但不在于他承认不承认，还是从神而来，这是基督徒的信仰，这是真理的本体。

三，政权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见四种的政权：第一样的政权是清楚知道他的政权是从神而来的政权；第二样，不觉悟是出于神的政权，但也没有反对神的政权；第三样，就是认为神给他权柄，承认政权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承认的不是我们的神而是别的神；第四样，那些羞辱神、亵渎神、反对神、无神的政权，也是从神而来的政权。

这样看来，共有四种政权，对神权受政这件事，各有不同的反应：

他知道有从神而来的政权，这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组成的政权，象日内瓦在改教时期加尔文的那个政府，二十世纪荷兰的 Abraham Kuyper 的政权，他们很清楚知道从神而来，要作神的仆人，照着神的公义、圣经的原则，怎样把义实行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政权是以敬畏神，以认识神的法律，做他们立国的基础，来执行政府的权柄，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没有觉悟到政权是从神而来的，也没有反对神。这是世俗化，有基督教背景国家常常有的政权，这些政权就相当决定于领导政权的人到底信仰如何，对神真理的认识如何？同样一个英国政府可能有一个非常敬畏神的首相，在带领那个政府，也可能有一个不敬畏神的政府，但是从背景来说，他们的立法、宪法是受圣经的影响。

我第一次到美国去是一九七三年，在华盛顿 D.C 讲道以后，我去参观国会他们正在辩论一些事情，当我注意看整个建筑物的时候，有许多不同时代人物的雕刻，最后我特别注意的是正中的议会厅，那个老人的雕像就是摩西，还是神的律法影响世界的法治最深。你可以发现汉默拉比的律法规条有一点象圣经，但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的记录，比摩西的律法所赐给人伦的关系，有更完整的规条、更完整的系统；你也无法看到哪国的人伦关系，象圣经对伦理关系交代得那么完整、清楚。在整个中国的社会伦理中间，孔子的性命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退而求人道，你就发现孔子缺乏了人与神的伦理，你把基督教的使条戒命和佛教的使条戒命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天地之别。如果你再看美国国会，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世人哪！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西方这些国家许多时候产生一些非常不敬畏上帝的总统或首相；有时产生很敬畏上帝、遵行圣经的总统或首相；但是他们整个法律的架构和他们的传统，从基督教领受智慧的泉源，及真理的熏陶是很大的，这种国家是第二种。

第三种政府就象现在的印尼，马来西亚等回教国家，他们认为政权是从神而来，但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而是阿拉。

第四种是反对神、羞辱神的政权，象共产政权。共产政权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吗？是的！二十世纪是共产主义抬头，也是共产主义低头的世纪，共产主义抬头的时候轰轰烈烈，

不可一世，好象以天下救赎大君濒临大地的声势来拯救世界；他们下去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也没有比他们所反对、反抗的政府好任何一点点，他们照样贪污、非常卑鄙、非常自私、无理、强权、比任何的暴君还更强暴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Ceausescu）是怎么死的，上帝让他死于一念之差——当他去年十二月中从伊朗回来，召聚群众，以为可以用群众的大会证明人民还是拥护他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的时间到了！”人民向他发出的不是欢呼与拥戴，反而是冷落、讥笑和怒骂！他一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场面，他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脸色春夏秋冬，马上大变。就在此时，那些比较支持他的人赶快把摄影镜头转开，免得全国人民看见暴动的场面，他们火速从秘密通道把他送到屋顶，搭直升机准备逃走时，发生一件一念之差的事情：就是多载了几位亲信，以至超载，直升机跑不快，神就是用地心引力和他算帐！直升机飞不动，不得不迫降，一降落就被抓去坦克中，不久就被枪毙了！神给他的时间一到，政权就结束了！这表示神还在他的王座上掌权！

如果柏林没有修过那道围墙，现在共产党的羞辱就不至这么大了；所有最伟大的东西，就是以后大羞辱的原因；如果列宁没有塑那个像，就没有给人扯下来羞辱的那个场面；这大概是周恩来比毛泽东聪明一点点的原因吧！周恩来吩咐人在他死后赶紧焚尸，免得以后有被焚的危险！而毛泽东纪念堂就在天安门广场对面的正中央，其实从中国的文化来看是很不好的事情，在广场上摆着一个尸体，就是斩首示众的记号，他死尸摆在那里，将来必然会有好看。

当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站在反对上帝的立场，以人为宇宙的中心，把超自然和神秘的灵界的东西完全看轻、丢弃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建立人权了。而另外一些人从改教运动，一直影响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思想源头的真正民权运动，我们看见神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清楚的记号，就是敬畏主的人也可以达到真正尊重人，用权去建立法治的体制，而不需要用抗暴、流血、结束人的生命去夺取政权的工具。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时，中国本来要派人去的，后来中共说不去了，法国照样庆祝，庆祝完了，记者问英国首相，你对法国大革命的观感如何？他说：法国大革命，先是一场暴动，以后就是杀害，杀害了以后就是仇恨，接下来就是百姓得到权柄！这样叫作法国式的民主！他们却浪费了那么多的钱去庆祝法国的民主。但是在同样的时期，英国发生不流血的革命，我要提到四个人：约翰威斯理（John Wesley），查理威斯理（Charles Wesley），怀特飞（George Whitefield），瑞克斯（Robert Raikes）。

约翰威斯理平均一年讲道一千次，维持四十年。他把神的真理，把悔改的信息传遍了英伦三岛，免于流血的产生；查理威斯理用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伟大的、颂赞的诗歌，深入人心的感情，不但让人听见上帝的真理，也从赞美、敬畏上帝、敬拜上帝的诗歌里产生了心灵的改变；怀特飞把讲台带到社会中间去。当这两个人从法国回英国的时候，很多礼拜堂看他们的恩赐太大了，他们在哪里讲道，许多人就跟去，其他礼拜堂就空了。那些教堂就决定联合起来，同心合意不兴旺福音，不准威斯理同怀特飞上台讲道，后来威斯理讲一句话：“如果全英国不给我上台，如果没有一个礼拜堂准我讲道，至少英国有一块地皮是我家的，即我父亲的墓地”。所以他就站在父亲的墓地上讲道，神的灵充满人就来了。礼拜堂不可因你的建筑大、讲台好而骄傲，上帝可以丢掉耶路撒冷的讲坛，上帝可以在旷野中间把灵充满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因为上帝已经在几百年以前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我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上帝，我使沙漠变肥田。感谢上帝！怀特飞是英国第一个工人、基层、广大的群众中大声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人，这个人一生给我很大的感动，他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曾经一个人对八万人讲道，你可以想象那个牺牲精神，那个奋勇要为主死的心志是何等的大。他最后一天讲道的时候，脸色苍白的不得了，讲到一半再也不能讲下去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转过来面对天上，讲了一句话：“主耶稣啊！我太累了！”他转过来再讲，那天晚上他就死了。第四个人是瑞克斯，这个人被人用臭鸡蛋、用石头、泥土丢了满脸的时候，他看见那些没有道德、没有家教的孩子，他内心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想：主啊！你借着这个经历要

我做的是什​​么？于是他就开始了主日学的工作，他死以前全英​​国有四十万个儿童每一个主日听上帝的道。法国大革命带来世界的民主吗？卢梭的民约论到来世界的民主吗？好像是​​的。不过我告诉你，基督徒，我们要从神的道看见另外一个可能性，神的智慧给我们清楚的引导。愿主帮助我们在正义、公义的事情上，即使在还没有机会成为政府人员的时候，在我们的社会中间彰显出来。

四、秉义行政

执行义的时候，要了解义是什​​么？圣经提到义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含义：

义是正直，正直是弯曲、虚谎的反面。诚实的人神用诚实待他、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乖僻的人神用弯曲待他。阴险、诡诈，这些是义的反面。我很抱歉地对整个中华民族讲一句话：中国人在历史中把智慧和诡诈并在一起，这是很大的文化差错。所以你在礼仪之邦的台湾可以找到最诡诈的商人，印尼的华侨来这里作生意，前一段时间，钱一定被人骗光，那边的头脑比较笨一点，而这里的比较“智慧”一点，但用的是阴险诡诈的手段。中国人的‘智’含有一个非常不正直的诡诈在里面，这是中国文化，如果不改掉这个弊端，没有前途。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直的人起先吃亏，后来必不吃亏；诡诈的人起先好象不吃亏，后来一定吃亏。陶朱公致富之道，很多人写下来放在框里，甚至背起来，中国人很会赚钱，应该中国人很有钱才对，但中国人穷的不得了。为什么？

- 1、 **义是真实**，有真理在里面，这也是虚谎的反面。“诚信真实者”——这事基督的名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基督话语中的精粹；“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这是基督对宗教界严厉的责备；基督作了无情严厉的责备，不是对普通人，是对宗教领袖，对那些所谓敬畏上帝的选民讲的，因为他是义者的本身。
- 2、 **义是公正**，双重砝码是神所不许可的，对贫富不公是神所不喜悦的，欺负穷人是神所反对的，向有钱人摇尾巴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公正的人，他的座位是长久的，只有正直、公正、诚实的人，这个人把神的义的本性表现出来了。
- 3、 **义是对罪的威严**，当你在圣经看到“义”这个字的时候，第四样就是对罪的威严，严正待恶的一个态度，这是义人的态度，义包含了“对罪威严”的本质在里面。当你对义有这方面的了解时，你就明白神盼望的政府，和神要基督徒在政界里面、法界里面所遵行的命令，表现出来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彰显神的真理、正直、公正，对罪的威严，不妥协的态度。

愿神在我们中国兴起和神心意的统治者，不是单单一个总统，乃是整群有为主作见证雄心的人，挺身而出，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人里面的尊严，照着神的法律、神的公义，为主发光作见证，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五、 结语（唐崇荣牧师）

中国教会的前途还需要思想家。林治平弟兄方才讲得很准确、很实在。在第一届华福会我讲了一句话，招致许多人对我的气愤，我说：“没有神学家就没有教会。”过了五十年还有很多人听不懂这句话。如果没有神学家就没有教会，今天我要另外讲一句，“没有神学家就没有好的国家”没有用神的道的思想影响的文化，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用神的道所影响的国家是建造在磐石上面。

两个小故事，一个发生在新加坡；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神学院院长和我三个人在车上谈话。那个历史学家突然讲一句话：“什么时候唐牧师跟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谈谈与神学的关系，因我们感到很需要。”那个作神学院长的说：“是啊！我们作神学院长的实在不够研究历史。”他没有听清楚就答。我转过来说：“很多研究历史的不够研究神学”Gerry Colys 写了《心理学的重建》，他在我的神学院讲学的时候，有人问他说：“请问你是心理学家，你怎样把基督教的思想与心理学联系组合在一起？”他说：“很对不起，我要老实地说，我研究心

理学，不够研究神学，所以我自己发现很难，把我的信仰同心理学组合在一起，我还需要努力。”

另外一个故事，在台湾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盼望那个历史学家如果真爱主，就不要在某大学教历史，就完全在神学院教历史。有人问我这个意见，我说：“我反过来，我盼望历史学家好好研究神学，然后回头在台大教历史。”求主怜悯！如果文化同基督教信仰配合的时候，是以信仰来领导文化，那我们的历史就写得更好了。写历史有什么用？在历史上有一页有什么用？象犹太在历史上也有一页，秦烱、曹操在历史上也有一页，对不对？我们刚才的几位讲员给我们很好的回应，“我们在些什么样的历史？”就象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我想着前几天的学运，觉得怪怪的，有很同情，又很莫名其妙，所以我这几天讲的是抛砖引玉，我盼望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好好思想基督教观念中的人权，民主……思想。我很盼望象林治平弟兄这样的才干。可以做政府的大员，还有我们其他几位同工都可以好好发挥。很多基督徒在那里“爱主啊！属灵啊！”结果把应当有的雄心都舍掉了，还以为自己真的为主牺牲了。有一个人问一群基督徒大学生：“你们曾经祷告主，可能主要你们做总统吗？”“没有啊！我们只祷告主，好好活，荣耀主就好了。”如果连基督徒都没有想过做总统、省长、那么你就把那些重要的职位交给那非基督徒了，你还敢说 you 爱主吗？所以我今天向你们挑战，你们中间装备好神道的思想，能用神的思想管制世界各种层次文化的思想，然后为神的缘故摆上去，在应当的地方站起来讲话。让应当有你在的地方，让基督与你同在，而且让主居首位，让他借着你把光光照在这世界。你们是世界的光，在世界文化的个阶层让基督居首位，为他发光。

（完）